

書叢小學科會社

編主麟秉劉 松炳何

V

費浪與窮貧



著士式魏
譯生樹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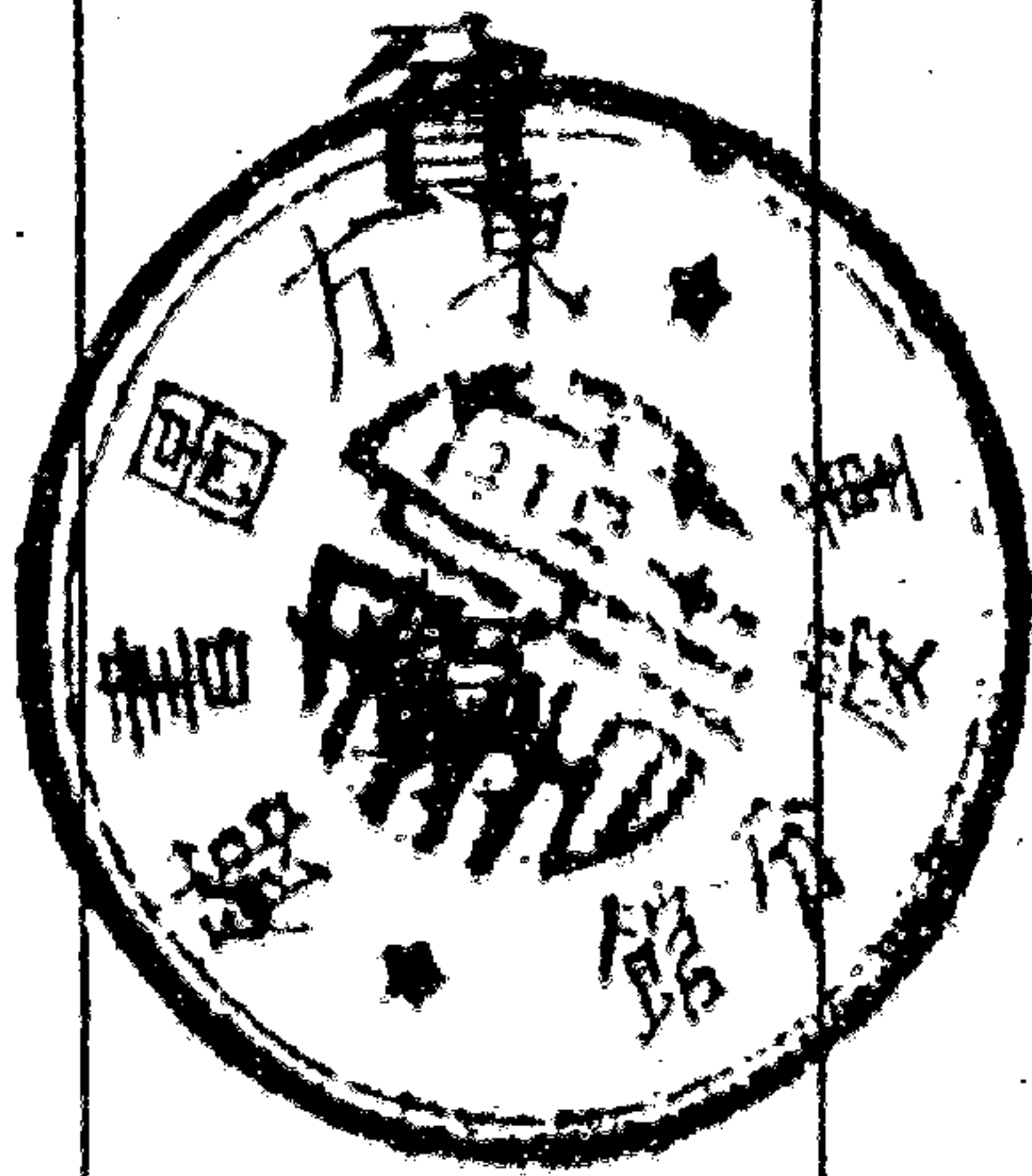


518
3/2

行發館書印務商

社會科學小學叢書

何炳松 劉秉麟 主編



Hartley Withers 著
于樹生 譯

與
浪
費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序

有史以來，貧窮之爲人類患者久矣。自近世資本主義制度循自由競爭之方式發展至二十世紀初期，號稱文明世界之經濟組織，病態日露。生產過剩，失業恐慌，無時不施其襲擊。最近數年，經濟衰落之狂潮，更復席捲全球，人類末日，似卽來臨。貧乏者日多，富裕者日少。貧者固困苦，富者亦未必快樂。勞資之爭，各以謀生及獲利之艱難，更日趨尖銳。舉世病窮，朝不保暮。偶處疏解之方，每非治本之道。蓋各種主義，陳義非不高也，然利弊相生，決無能超越時間空間之限制，解脫人類攘奪，困苦得保長治久安之方案。

英國經濟雜誌 (Economist) 前主筆魏式士 (Hartley Withers) 著貧窮與浪費 (Poverty and Waste) 一書，抉發社會經濟組織之特質，闡明資本與勞動之立場，斷定貧窮之病源爲浪費，而認爲欲救人類之大多數於貧窮之深淵，祇有減少奢侈品增多必需品之生產，而其癥結所在，尤

須人人節約以增多資本之供給，俾若干有利人羣之事業得以進行。主旨淺實，論議精闢，不以好高騖遠之談炫世也。

我國，內因多年政爭之蹂躪，外受帝國主義之侵略，貧弱之患，既深且久。年來世界經濟恐慌，各國益競以我爲其過剩農工產物之尾閘。馴致生機一線之新興工業行將夭折，國本所繫之廣漠農村瀕於破產。在如此情勢之下，將無所用於主義制度之辯，更談不到勞資之爭。蓋存亡莫定，風雨同舟，目前之大事厥爲救亡，救亡之工作，端賴協力。夫振興產業，開發資源，以富國富民，救亡之道也。然而有所設施必需資本。昔人每以借外資爲說，今則人亦患貧勢無餘力以助我。且過去之事實已足昭示吾人，外人貸我以款，非有所愛於我也，因有利可圖耳。人愈窮則計算愈工，今後欲用外資，代價勢將愈過愈高，故今後我國之出路，當然以力謀自有資本之充實爲上策。全國人士務宜各發宏願，不浪費一錢，生產者切戒不生產無益之品，消費者立志不購買無用之物，由節約積得資本，供增加生產之用。由此而富裕民生，充實國力，抵抗侵略，以至形成合理的經濟制度。是節約乃救亡大計與社會改革之起點也。魏氏此書於節約真諦，發揮詳盡，反覆申說，苦口婆心。卑之無甚高論，實挽回貧

弱狂瀾之良劑。爰迻譯之，國人其亦不笑其迂陋，而身體力行發爲立刻收效的節約運動乎？固所願也。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著者序 一九三二年增訂版

今日世界之半瀕於破產，多數國家困於過分之國家主義以及各種政治與經濟的恐懼之秋，我英國正應努力於更生工業與恢復國際貿易之流通。當吾人之前者，有挽救危局，重新建設之艱鉅的工作，亟待努力。吾人中每一份子咸能以勤苦工作，斟酌用錢，與謹慎投資各效其力，以助其成。節蓄與投資，人多難能者，至今日而愈無人肯身體力行；蓋以經濟恐慌之故，凡持有證券者皆受損失。然需要投資家之殷，亦以今日為最。茲於本書新版中增訂一章，或能有裨於說明投資家在對抗貧窮之奮鬥中，仍為最不可少之利器焉。

一九三二年五月魏式士

著者原序

吾人殊難相信許多明見貧窮的一切弊害之人，若了解貧窮與浪費之關係如何密切，仍將繼續其浪費的生活。此余所以欲試闡明其關係也。

一九一四年四月魏式士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財富之總和	九
第三章	資本之立場	二四
第四章	僱主之兩難	四一
第五章	勞工	五一
第六章	居間業與雜業者	六九
第七章	消費者與常識	八一
第八章	消費者之責任	九〇
第九章	一九三二年之問題	一〇八

貧窮與浪費

第一章 緒論

今日大多數人對於文明成績之不滿意，雖最普通，但亦一最有希望之朕兆。人類在若干方面已戰勝自然，而仍覺殊未嘗能較往日更爲幸福。天涯地角，有輪軌以便往來，有電報以通消息。荒漠之野，燦爛生春。大氣之體，可資傳達。目力所不能見之星球，可致諸照相。耳力所不能聞之距離，可談於話筒。他若音樂之會奏，牧師之演詞，無不可以羅致於一室之內。然而生存競爭，從未有猛烈逾於今日者；科學發達之結果，固未能使吾人之生活日趨暇易快樂或愜逸幽美也。吾人之心思日益複雜，但胃力之容納，既不如往昔，消化更重受損傷。

吾人若轉移思想於人類彼此間之商業關係，此種失望與灰心之情緒爲最顯著而最令人興

奮。吾人應於此中獲見多於別處之進步，而乃適得其反。人類所有之勝利，幾盡屬於物質。吾人孳孳於建築鐵道，設立工廠，改進機器，廣置銀行，以致文藝哲學，淪諸幕後，審美觀念，掩於實用。二者既不可得兼，吾人祇能事分先後。若果所謂實用者，真係有用，若干物質成績，真能使吾人滿足快樂，則又何必嘖有煩言。文藝哲學之令節，無論何時吾人耐心企候可也。然而從事於光榮的成功，的工業企業者時越百年，至今日而謀生愈難，不能滿足欲望之煩惱愈多，斯則不免使思想之倫，驚異痛心耳。

此種失望與失敗的情感之發生，蓋有兩重原因。其一為欲望無止境，無論已得幾何，仍冀時有增益。其另一則為新興之最振發人心而極切未獲解決之徵象；即世人漸信如從事最辛苦工作之輩所獲得之享用如是低薄，幾於無生活機會之可言，則任何工業勝利，不得謂之完全，任何物質成就，不得謂之達到目的也。

此二原因之中，第一僅係不良的心理習慣。吾人意似不慊者，因未能滿足；未能滿足者，因吾人習與與已同時之人比較而不與祖先比較也。細以前數百年之標準，則今日吾人之享受，實已不勝優裕。是以吾人果未能較前快樂，其故半為致樂之道，不盡在享受，而半為吾人控制世間之物日多，

若干煩惱亦隨以俱來，例如喧囂匆忙以及擁擠混亂之印象，俱足銷蝕吾人之心神一如其於鬧市之街衢也。然而主要之原因固仍爲人類本諸天性，一日見他人有勝於己者，卽一日不能滿足。假令以特殊之原因，吾人之收入忽增一倍，而貨幣之購買力不改，吾人亦未必真覺如何得意（最初數目或覺快樂，）蓋與吾人之鄰人相較，吾人之地位猶如是耳。此種相對的快樂觀念，欲勝過他人之企求，一方面爲人類永不滿足之原因，一方面則爲誘致人類進步之刺激。此爲動機，不必鄙賤。今日所以作如是觀者，以今日成功之標識爲財富，二人同時入世，積金多者，謂之優勝。而離開一切金錢問題，常人之競爭天性亦足使其常欲在某一方面或竟任何方面着一先鞭。此種不自知足，祇爲心理習慣，倘能訓練人之心思使其明見其任性發揮或發生惡劣影響之荒謬，則儘能糾正或大爲削減。而後吾人可不再籲冀上天愛我獨厚，滿足於對我之一切施予，不必視他人所得之多少而耿耿介懷矣。

吾人現時不滿足之第二原因，誠爲一線新光，會將輝芒普照使二十世紀蔚爲歷史上最有趣味之時代。認爲勞動者之貧窮可能而必須掃滅之信念或將引導吾人底於經濟失敗之深淵；然而

縱使如此，其失敗將不失爲一光榮之努力，其動機與主義亦且爲策動人類一切行爲中之最可讚歎者。大多數人向以爲依據冷酷之經濟法則，任何國家任何民族均不免有人類渣滓雜居其中，衣食不周，鄙視文明。卽其勞動中人之報酬最優者，對於俾世界爲樂園人生有樂趣之事物，亦皆無緣消受。在吾人曾經疑問而爲現代研究精神所斷爲無意義之若干學說中，此自古流傳之窮乏不免之說 (Inevitability of Destitution) 或乃最難顛撲者歟。

此種新穎高超想念存在之結果，迄今在表面上爲醜惡失望。蓋亦無可奈何也；每一思想觀念必有其與日俱增之痛苦，當人類觀感驟遇猛烈轉捩之時，心理積滯不化，概難得免。是以值茲忿怒鬱結之秋，偏激之說盛行，若有謹飭守舊之士，對此搖首蹙額，殊不足怪。公開講演，新聞報章，諷刺圖畫，宣揚描寫勞工階級之情感者，能使人相信，勞動者生活於積年累月受人壓迫之血汗奴隸境界，資本家狠如鷹犬，其畢生大欲厥爲剝榨勞工，自益財富，而特殊階級與民衆間之界線嚴劃，從未有甚於今日者。在另一方面，則常見工人企求於其自身幫同生產之物品中多分若干之完全合理的努力，被目爲對於資本家及財產所有者之劫盜行爲。廁身紛爭之外者，更有多少言行溫好之理論

家，孜孜於曉諭世人，設使承認某種學說爲依歸，則世間事物之安排必遠勝於今日。人性革命及創造新天地之說，時且亦與其列也。

然而現象固醜惡使人失望，吾人殊不必對之過分認真。每見世之從事政治者，兩黨相爭輒互詈爲賣國賊子不惜以國家爲犧牲滿一人一黨之私欲，不旋踵而握手言歡，宴遊借樂。詞鋒所指，奔放無羈，聆其言而求其實必知所以翔覈於其間。蓋欲使熱情沸發之徒，恍然於冷靜最足收效之訓，大不易也。

是故吾人可以假設大衆工人對於資本家並不懷有若何幻想如論者之所表示。彼輩亦知僱主與資本家亦是普通人類，從事事業或投資以求最大可能之利益，一如工人之以其勞力思易得最大之報酬。有時見有人焉任清簡之職不勞體力，所費心思亦爲有普通聰明受普通教育之任何人可以勝任，歲入竟以萬計，又有人焉做勞苦污穢之工作而時間特長，苟歲入百金已爲優厚。遂乃惶惑不解，不明此種制度之意義與公平之所在。彼輩或深覺此中之錯誤以爲應有以矯正之，遂摸索所以改進之方法。在此摸索過程中，彼輩誠易有錯誤，然正不必常爲誤信彼等之僱主乃貪婪狠

毒之怪物耳。

自資本家之觀點言之，勞動者要求較高工資之不爲非分，在思想與論理上俱加以承認。任何富有企業家，每當心地坦直理智清明之時，亦將深知國中勞工所操作之時間與所得之報酬，不足使有享受人類水平生活之公平機會，以及如此乃爲錯誤。苟能有所改進而不至擾亂世界之經濟機構，則彼固樂觀其立刻實現；但彼不能見其可能之道，通常輒謂設使政府或任何人竟從事理想之試驗因而混亂世間之經濟組織，則受苦最甚者將爲比較貧窮之階級。改進世事，非彼一人之責，且有時更不願暴露此日世間組織之弱點。平居舉動，特有意使人覺得彼對於此事，關心之切，思想之深，多已出人意料。時而引經據典以示人類之中不能免有貧窮。偶爾對於慈善事業有所施捨，在彼雖不必卽自炫功德，在人竊以爲或者一時良心激動自謀安慰耳。此種良心感覺，若吾人不憚煩以察之，每能發現也。

然而縱令如此，事實上世人研究此貧窮與財富之支配問題時，其心理態度，每多暴躁過甚，不能心平氣靜，暴躁與心氣不平靜不能助人達到任何解決也。此一紛爭與前此所有之一切紛爭不

同之點，厥爲此乃實事求是之實事問題，若欲求其於任何人有真正而永久之利益，必以清明之理智，平靜之心氣研究之，蓋此乃好的事業必由之道也。在政治或宗教的紛爭中，吾人儘可怒氣沸騰，自信凡反對我者皆是國家之賊子或魔鬼之爪牙。心理如此奮興，吾人庶可大刀闊斧，掃滅敵人。殺人愈多，吾之見解勝利愈見完全。

至若關於勞動與資本關係問題之糾紛，則有如剪刀兩股間之互相傾軋，終必損傷整個剪刀之力量而已。資本與勞動，相輔相依，缺一不可。兩者之間偶有爭執圓滿之解決，必經由彼此同意與諒解。若果在經濟事理上勞動獲得較大享受係必不可能，則非至勞動方面得見公平明顯之證實，因而信服後，此種紛爭不得了結。統治階級施用武力，不能有歷久不敗之效果也。反之若勞動之要求，確係合乎事理，則亦應循正當途徑以謀之。今日之環境，對之便利滋多，知以判斷力運用之，即可有甚大之政治力量一也。普遍之同情，加以富有階級中人良心覺悟者頗多，此輩坐擁財富，心不自安，蓋深知有多數人之生活情形，足爲社會之辱二也。現狀若此，故可謂勞工輩祇是自壞其大機會，倘竟自身不能團結，或傾向於不屑與資本家諒解同意，致使僱主難於獲得可以認爲穩定之辦法。

威力壓抑勞工之要求，絕非對待勞工之長久善策，而勞工之要求亦絕不能恃激烈與不公平之手段贏得悠遠之勝利。根本即非戰爭而為買賣契約，契約之要旨固全在彼此同意雙方認為公正也。否則不能謂之公平契約，僅強取豪奪耳。被壓迫之一方一有機會，即將起而毀滅之以報仇洩恨矣。

以上所云本屬老生常談，明顯之極，但實際上每被忽略。故須作一簡單詮說，以明理路而致比較清楚之了解。輿論之呼聲對此問題有重大之力量，個人思想最後融化於公意者不乏其人。此輩若獲視關於此等困難問題的通俗易悟之陳述，能定將欣然於得以增進其理解焉。

本書目的，即為供給此種陳述，而試探普通私人有何可以盡力之處，使世間商業事務之情形較優於今日。吾人今日已多厭倦流行的希望政府有所建樹之呼籲而不思督責自身。非謂政府不應較之今日更多成就，但以吾人深知政府做事頗多巨大困難，而普通私人遇能做之事立即可做也。今日之事，個人動作之重要益為明顯，蓋如作者所希望說明者，個人以物品與勞役的消費者購買者之地位，乃係為人類文明污點的貧窮之一大原因也。

第二章 財富之總和

每年人類生產若干物品與勞役。吾人所造成或獲得之物品中若麵包牛乳，生產之後立即消費——或食或飲，不可復見。若衣服之類，則在經濟學意義上，當其被購買者攜離市傷之時即為已被消費，但若以破敝之意義言之則未為已被消費，蓋衣服之破敝須歷若干時日，且隨原料之質地及買主之嗜好與富力而異。他若房屋，鐵道或運河之類，則以時修葺，可歷百年千年不壞。更有極少數物品如金鋼鑽石，且將與世界同其壽命。

吾人所服之勞役，就其經濟的影響而言，幾全屬暫時性質。醫生恢復病者之健康，其及於病者身體上之影響或長存於其人之體，但醫生之服務，於病者付清各費後，在經濟上即算完結。醫生所得者非如得自其所有房屋之房租，而病者亦未曾買得可以攜回可以賣出之物如一襲衣服者。就經濟眼光而論，或者一切勞役中最重要者為運輸機關之所為各項：航船、鐵道、汽車、人力車，使貨物

自其產地得達於有買主之場所。此種役務，一經所移來之貨物被人購用，即爲已被消費。

此種人類繼續生產之物品與勞役，加諸當時已有的仍可賣錢之存底，即形成世界之財富。其生產愈速，質地愈佳，人類之財富即愈大。人類在過去一世紀中之經濟進步使許多人失望者，其若干原因之一即爲物品與役務之出產雖見速增，而吾人似未能向「野無怨言人無缺望」之理想，走近一步。反之則下自報酬微薄日食維艱之工人，上至坐擁鉅資爲財所累之豪富，地獄天堂，同聲叫苦。如此矛盾，此其中必有亟待矯正者矣。

關於此事，毫無所謂管理調度，而在今日人類社會之組織之下，管理亦不能成立。整個商業，任其自然。物品與勞役之生產全依生產者預測利潤之若何爲轉移。使生產者致力於某種生產之勢力，大多數亦爲偶然。青年走入某種職業，每因此處適遇機會而自己正需自謀生活。通常吾人之選擇甚少，選擇決定之時，個人每多對於所選定者尙未能有任何理解與意見。但若明睿之選擇爲可能，則從事於供給人類需要之人將最多趨於生產可望獲得最大利潤之物品與勞役。雖有仁愛爲懷之專制君主，亦不能昭諭衆人曰：「吾民萬千，不能足食麵包與牛肉，仰即着若干生產機能，開始

種穀與牧畜。」蓋從事生產事業者，目的在爲全部事業中人謀利潤，祇知惟厚利是趨，念茲在茲，不作情感作用之幻想也。

昔日經濟學者，相信任聽各人自由隨其興趣發展，經濟福利之最好境界即可實現。或因其所需之完全自由在人類社會中不能辦到，此種樂觀學說在事實上尙未能證實其不妄。吾人今日經濟制度之成績，爲人類之一大部份衣食不周不知人生之舒適合理生活爲何事，而其餘之一大部份則又厭倦於消費不真需要之物事，競爲粗俗之炫耀與浪費。

然則除去以一個人溫和仁愛之專制或一依社會主義而組織之國家專制替代今日之制度外，遂別無救濟之道耶？使果如斯，則誠非福。蓋即使吾人樂得其實現，在今日與任何一種政體可能實現之中間，必有若干年之爭辨或竟流血。然而未必如此耳。

救濟之道，不待遠求。富有之人若能恍然於人類之生產力既屬有限，凡彼輩所購置之多餘及無用之物以至一切奢靡之習即足以妨礙他人所亟需的生活必需品之生產，本此信念而力矯己身之行爲，則可矣。平居生活必窮奢極侈始覺舒適，揮金如土隨心所欲之富豪，所享用者實兼併窮

人餬口之資而得之。習於奢靡之富人，亦爲秉性敦好之士絕不夢想其一己之損害任何他人，甚或自以爲如此竭力消費正有助於貿易之繁榮更能使人有工可作。

此種似是而非之理解，實際上富人大都多具是想，卽爲人類商業事務大半糾紛之原因，且以此中理論不盡錯誤，吾人易爲欺蔽，乃愈覺危險。

吾人既知物品與勞役之產額，隨所有勞動資本及原料而定，又知一切勞役大都被消費甚速，是則世間可分之財富宛似一大堆積，其賴以組織之各物或可變化，其本身之大小則不能任意放大。吾人若鼓勵生產組織者製造汽車，此財富堆積之一部份卽將包含若干汽車。若非此種對於汽車（或其他奢侈品）之需求，則財富之總和中可少若干奢侈品而多若干必需品可以貨多價廉使需用者被其利也。

換言之，每一奢侈品之購買，足以堅挺必需品之價格而使窮人之掙扎愈苦。

茲姑本此理解以申論之，而假設人類全體忽焉共信奢侈乃不可寬恕之罪惡，且奉爲實際生活之規律。假令人人俱立志食祇求飽腹養身不必膏粱，衣祇求輕煖整潔不必錦繡，居住祇求相當

舒適，不必美輪美奐，廣廈千間，一切佈置點綴，寧可簡單雅觀，毋使炫耀粗俗，他若親友之接待，生活之娛樂，亦無不以樸素有味爲依歸。則此中道德與審美觀念革新所有之經濟的影響爲何如耶？

果能如此，則影響所及今日所消耗於製造鄙俗及奢侈物品以至浪擲於廣告招徠之精神力，將不得不轉注於生產製造運輸販賣真正需要真正有用之物品。世間財富之總和，雖仍等於向日（作者且希望能示人以其增多，）但其中一大部份今日充斥金玉其外之玩具與荒謬無倫之物者，必將代以優良的衣食住以及正當娛樂之必需品矣。

或曰，「如吾人不能同時增進窮人之購買能力，則卽令得此，又何裨益？勢將物品充滯於市而無買主。」余曰，唯唯，斯言誠是。然而吾人首當注意者，工人之實際工資錢數縱使未見增多，而以生活必需品價格減低之故，其購買力自將增漲，可能享受今日所無力問津之使人比較舒適之物事。卽在財富總和今日之情形之下，滯銷物品之充斥時亦不免，不過其呆滯之原因，非爲無人需要此物，而爲需此之人無力擔負可使生產者獲利之價格耳。生產者之價格，大概依原料之價格而定。今日原料昂貴，蓋以忙於奢侈品之生產而致真正必需品之原料之供給不若需求增加之速。此亦吾

人所擬改革補救諸弊之一端也。

再則，吾人所謂之革新更將引起一大變動爲吾人尙未論及者吾人尙未知一般富有之人對於視奢侈爲罪惡屏除過分享用後所節省之金錢，將作何處置。處置之辦法可以有二。可以窖藏；但彼輩殊不至如此愚笨而出此。或施予貧人；如果施予，則增加貧人之購買力而吾人之問題即可解決。然而行得其道，自是好事，否則甚爲危險，施捨不慎足爲許多罪惡之原。且無論如何，一大部份之人依賴他人之慷慨好施生活，終非妥善之制度也。吾人所求者，非爲慈善事業而爲工作能得良好之報酬，有餘資者其亦將循此而行歟。隨意施捨，雖便利足樂，多數節省之鉅款似仍將趨於投資一途焉。

吾爲是論吾知苛求責備之讀者必失望於其陳義之不高而以不屑之語氣曰：在高談一切奢侈之罪惡及道德與審美觀念之革新而後，歸根仍不外乎儉約，斯乃老生常談固一切所謂道德中最卑陋之一項而爲弱者與笨伯唯一之藏拙處也。

吾茲十分承認無目的之儉約，大多數人認爲極不值得稱讚且事實上與之學生者每連帶有

其他真正可鄙之習性。自儉約至鄙吝而假冒爲善，相去誠不過一間。人於一己養老之資親屬贍養之費俱有預備後，僅爲儲蓄而儲蓄，本於許多方面，可以有疑問。然而吾所爲說之節約，本未嘗以其本身爲目的，祇謂爲假設之革新已使人類全體反對奢侈後之副產物而已。今日所耗費於生產分配不切實用之奢侈品之巨額金錢，會將因節約而積貯而投資正用也。

質言之，資本之積聚，速率大增耳。資本及其權利與報酬乃一艱深之問題，本書將另立專章詳加探討。此時必請許我言資本之起源祇有由於儲蓄，而在舉世發達迅速需要資本之今日，資本之缺乏爲近年來事業界所努力奮鬥之最嚴重的問題之一也。

每一國中有利而有用之事業非待資本缺乏之情形順轉不能進行。姑就英國舉一二事實爲例；近頃有一不列顛運河及水道皇家委員會，該會於詳細研究後，條陳計劃，其計劃果能實行，內地交通可以利便經濟不少，且最低限度可使昔人耗費於運河工程上之資本與技術，因鐵路公司之嫉忌競爭而長久廢閒者，重新可以生利。該會之報告迄今尚在擱置之中，主要原因卽爲近來資本稀少昂貴籌集不易，殊不划算也。

此外一切改良倫敦交通之計劃，目的在減少馬路擁擠，增進行人安全者甚多，俱以資本稀貴，不能大規模做去。通國中許多偉大工作亟待舉辦以改進生產與分配之機能。若能資本富裕，人力盡量利用，生產量當可增多若干倍也。

是故吾人可知設使用於奢侈品之耗費一變而為資本之累積，以致資本富裕易得，則足以生利之用途正多。且因此將加速對於勞動之需求以擔任一切亟須著手之工作。至此吾人對於上文之疑問如不同時增加窮人之購買力，則增多生活必需品之供給又有何益者，可謂已達到一個答案。窮人之購買力將終被提高，以致能享受必需品之較多供給，蓋以資本果富裕易得，可望獲利之企業即可以一一舉辦，結果遂增加對勞動之需求減少失業而提高工資。

或謂如此則利潤將減少，因供給奢侈品與富人較之供給必需品與窮人，利潤更大也。此說或亦可信，雖柯芝（Oates）公司以供給縫紉用棉以及其他低價購辦公司之能獲巨利，能反證其不確而使人覺得如銷額龐大穩定而經營得法，則低價貨物之贏利亦大可令人滿意。然而即使其說不謬，吾人亦深信銷路穩定較之種類範圍繁多，所得定可補償其所失。工業將較為安全。利潤或許

較小，但損失定可較少。整個商業更將奠於比較堅固之根基；蓋所供給者為持久不變的人類之真正需要，非若今日工商界須耗其精力於揣摩風氣，預測時髦，或且乞靈於廣告等法，引人入勝，為其所生產之貨物創造需求也。

或者又有人曰，縱使所陳各節皆是真理，吾子所假設之革新，定將使千萬人因而失業。此輩素習於製造經營販賣奢侈品，欲其適應別種工作甚難，其命運又將何似？此輩何辜而以公眾驟然發現奢侈品為罪惡，遂受犧牲耶？

斯言也，如吾所假設之改變能如神蹟之發生於俄頃，誠可為有理之反詰。然而世固無此神蹟，人亦不樂有之。商業中事，任何疾烈之變動，必挾毀壞與損失以俱來。從事企業者知此甚諗，故通常多謹慎保守而移動遲緩。最有益之經濟改革，亦須逐步推行。譬如果吾人明日即能廢除中間人而直接自生產者取得各種物品，則不僅一切中間人——誠實人士因環境之支配習此以謀生者——將失其業，連帶且足使一切素常供給彼輩之所需者亦將痛失良好之顧客。結果之商業紊亂失調，恐須經歷多年始得平復也。

減少耗於奢侈品之費用，吾人不必憂懼將發生任何事件而致許多人被奪所業。今日富人之思想中，以為隨使用錢乃其應盡之責任，而中級人士亦深信豪華之生活足為繁榮聲譽及可敬的地位之表記。此等觀念，已深入人心，吾人殊不必抱此杞人之憂也。

在吾人可以自視生產奢侈品之人不堪生活以前，有兩事必須實現。其一為嗜好（口味）之根本改變；今日因其價格昂貴或見鄰人有之即認其物為可取之荒謬的見解亦必消滅。又其一則為有餘錢可用之人，將覺悟彼輩購買奢侈品即間接堅挺必需品之價格而使窮人愈窮。此兩事之實現，吾人亦有慮其迅急之必要乎？

即使二者終能實現，其方式必屬漸進。其發也至緩，今日奢侈品供給者之身家，絕不至受若何摧毀。蓋因縱令有多數人深信購買奢侈品可使必需品愈貴，內中若干人或將自慰自解謂貿易總額如此之鉅，一個人之行動似滄海一粟，改變一己之用錢方法亦且無裨大局。是以此種運動之滋長，祇有全恃隨時隨地一二有心人士，發願至少勿使我個人亦同負此使工業不入正軌之責。工業之正軌為何，即先須供給大家之必需而後始可為任何少數人謀及點綴品也。

至於馬爾薩斯 (Malthus) 之學說，謂人類永將繼續蕃殖以至於衣食不足者對於吾說將如何？上文所議之改革之影響，是否將爲馬氏人口律所推翻？馬氏殊不必畏也；馬氏本人亦曾云其定律之作用可因反對勢力而改變或竟停止。人類必須蕃殖至於生活之邊際之說，固非確論。一國愈富足愈文明，生殖率將愈緩，尤以在享用舒適之級階中爲最著。此實爲普遍之現象，是以如果吾人能使窮乏階級之生活變爲比較的舒適，以致彼輩漸知自尊而有暇深謀遠慮，則將來吾人或且必需鼓勵其生殖，非特不能見其增加人口至生產力之外也。

於此可以預料并即可答辨者，更有一疑義焉。或可謂若使人類放棄奢侈豪華，所購買者祇限於快樂健全生活之所必需，則積聚財富之激刺與誘力勢將減少，而工業輪軸之進行必因之較緩，蓋熱心活動以謀利潤之人勢將較少也。吾意此種疑義，實基於完全誤解使人類工作之真正原因。世人從事工作，不必皆爲求財以便揮霍。皇宮式之大廈，居之未必舒適，奢靡淺俗之宴會，可厭之處多而可愛之處少；佔地若干畝之運動場，每年僅蒞臨二三次，以致各種奢侈品之荒謬無聊與浪費，商業家較之他人尤能明瞭。許多人是否爲財而作工，吾且不敢必言，此點姑稍緩再論。即使世

有爲財而工作之人，如果不因在所謂社會之中非如此不能獲得聲望與地位，亦絕不致以今日之愚笨的方法浪擲金錢。智識階級中人，果能牢記耗於奢侈品之費用能使貧者愈貧，且樹立做人之新的標準，敢信吾人作工之願欲，求富之心思，將不弱於自有人類以來也。

世人之所以工作者，因其需要工作耳。阿狄生氏 (A. T. H. M.) 之 Spectator 雜誌中有言曰：「一人各有其活動之主義，故無論所在何地或生活情形若何，俱將找出事做。」真正游手好閒之蕩子，常能依賴他人而生活。但思想健全純正之人，多欲有所成就，以謀自見，俾他日能自覺在此世間曾完成其一份子之工作。即在已有成就之後，又以習於作事，不耐空閒。每見在印度或其他熱帶氣候地方服務之人，既獻其少壯之年於工作，休致歸來本可優游歲月享世外閒人之清福者，輒仍不肯自逸，多方營謀以得一位置如球戲俱樂部之書記或公司之董事爲快。

世之希望繼續工作於出世之後者，且不乏人。吾人熟聞一個垂死的機器清潔夫之故事，彼於靜聆教士爲彼臨危祝福宣說天國之樂事後，即喃喃作語希望上帝能使其有機器一件油布一方。此種要工作之欲望（以工作爲目的者），在生產之速率與成功，所利賴之偉大的工業組織

家中，尤特別張旺。通常此輩多為嗜好極為簡單之士，一身之費用，祇為其財富之極小部分而已。

世人工作不盡為財之事實，更有甚少數人之選擇工作可以證明之。彼輩頗少因其報酬優厚遂擇取某種職業者。最高學府中之智識明星其成績足以睥睨世界者，其所致力之生活每為金錢之報酬不多而難得者。斯則彼輩對於財富為工作之誘力之理想，可想而知。彼輩多為學校師長，公務人員，新聞記者，律師醫生，牧師及政治家。非不知操此等生涯不若投身商業發財機會較大也，但輕重之權，不在此焉。特意以比較利多之事業讓使在智識方面之拜我下風者任之。故商界中人，非為生平未入大學之流亞即多為求學時代不能頭角崢嶸之庸材也。

同時世人自其所作之工所獲得之報酬，自願望其愈多愈好。人或捨其歲入數千之家傳事業而自願度一著作家之清苦生活。但以其著作家之立場，則樂得其作品之能獲善價，以及編輯家與出版家之爭相羅致，蓋如此彼方能自覺成績優良，有相當之成功，精神上可以自慰。邁保因氏（*ord Melbourne*）曾謂：「從事政治活動者，並非愛好金錢，但是愛好虛榮。」政治家與吾人無異，所欲得者不僅在乎錢財，而在乎顯著名望以及一已有相當成就之感覺。誰能出世，孰無野心，人之

願望，因不止一端也。

少數卓越之心靈，或能自恃其自己之判斷，自任其性之所好而作「爲藝術之藝術」的生涯，但此非所語於常人也。常人必須確知彼係生產他人所需要喜悅與艷羨之物事，而所得之金錢酬報亦卽爲其成就之簡明的實際試驗。

所謂大多數人爲財工作者，意義不過如此而已。爲成功，爲名望而工作，財富乃其標記符號耳。在工商事業中，此義尤確切不移。著作家、教師或牧師或能以少數人之常識，獲得聲譽與成功，衆望雖歸，而不能反映於銀行之存額。商業中人之成就則祇得以金銀數量決斷之也。

一切既然如此，既然多數人所以工作者，由於需要工作與希冀獲得成功，而非欲由此遂能放縱於過度之享用，吾人似不須過慮對於用錢之心理一變卽將減少使人工作之激刺，以致阻礙工業進步之速率。

社會中能轉移風氣之階級，若能體認世人以爲有裨貿易之奢華，實足使窮人愈難獲得其生活之所必需，則因實業而致富之人士，欲炫耀儕輩，獵得聲望之他種方法正多也。唯一之不同，厥爲

彼輩用錢之目的，將因環境之勢力，多爲有用與有意義之事物。錯誤自仍不免，但目的所在，將遠勝於今日多數富人以爲引人注意其成功所不可少之酣嬉宴樂以及其他經濟罪惡與荒誕淺俗無味之行爲矣。

第三章 資本之立場

在上章中吾人略論資本之缺乏使許多亟待舉辦之有利有用的事業不能進行，以及世人多節一分財力即係增多一分資本。茲以資本為頗難研究之問題，允宜於再進一步之初，先加解說。

依經濟學者之定義，資本為積貯備用於生產之財富（*Wealth set aside to be used in Production*）。任何工業開始工作之先，必須有若干資本以應付一切。蓋工業不外乎製造或培植一種物事，在製造或培植之時期中，從事工作之人必賴有預先籌備之資源以維持其生活。華克爾教授（*Prof. Walker*）之舉例，為世人所熟聞，華氏謂有一野蠻部落中人全恃自伸入海中之石頭上捕魚為食，生活至為艱苦。中有一人忽知節食，以所餘之魚，曬乾藏之。後即停止捕魚若干日，從事伐木為艇，而以乾魚果腹。艇成其人遂乘之至距岸二三哩之魚類蒼萃之區，一日所獲足抵舊時在石頭左右一星期中之總數。

其所貯藏之乾魚，即爲彼之資本，得之於節省消費，以備造艇期間生活之需者也。艇既造成，其資本即在艇之本身。從此彼可租賃其艇與鄰人，取鄰人所捕獲之一部份爲報酬，資以維持生活，專從事於製造木艇以易取部落中他人之勞力。此人自一艱苦工人消費者變爲資本家之交點，即在彼不盡食其魚，而儲備異日實行造艇計劃時充飢之用。華氏又謂：「在其進展之每一步中，資本總不能自外於一個法則：即必須起源於節用貯蓄也。」

普通一般人對於此等奧理未受陶冶者，多以爲資本即是金錢，資本家乃係在銀行有鉅額存款以及能使用任何數額之人。但事實真正需要者，則爲物力之累積，有如上文所敘述之野人的乾魚之貯藏。如無物品之存儲，有錢之人亦無所用之；祇能購買其一身一家之所需無異於獵人漁人之自覓其食。彼將不能舉辦工業，蓋無餘糧以爲衆食，無工具以爲衆用并無原料以供作工也。

另一方面，如社會主義之政府實現廢除貨幣，而各就其所必需所應得者分配食物及其他享用品與人民，則工業可以順利前進，祇須有積存之物力以維持從事工作者之生活，以俟新工業達到能生產所需之程度。資本家不能廢除，因無資本家則工業行將消滅。但不使資本家爲個人而爲

政府，政府將指揮一切必需的物品之存儲，不若今日之發縱指使盡在有錢人之掌握中也。

在今日之社會經濟組織之下，資本家所儲蓄者非為貨物而為金錢。金錢予以購買任何工業所需之能力，或可以貸款之方式轉移此種能力與任何工業。資本家之行爲實與存儲乾魚之野人完全無異。不浪費其錢於娛樂奢華（此將等於野人之盡食其魚）留作置備食糧及其他工業設備之用。以節用所儲之錢，出而投資，貸款於公司或政府，公司或政府以之進行創辦或擴充工商企業，造橋築路，以至一切需要資本之事焉。

此種繼續不絕之積聚錢財，使工業所必需的貨物之累積能以推進。如無人節用儲蓄，工業必將萎竭停頓。如人人之收入僅足維持生活，生產將祇限於日常消費之品。將永遠無人能計及製造一艘商船或鋪設一哩鐵道，因絕無餘錢以購買所需之鋼鐵也。

吾人既詳知除非有儉約之人節用投資，則工業不能推進之理，即可見所謂用錢於奢侈品有裨於貿易之說（見第二章）實似是而非。用於奢侈品之金錢，不能增加生產。投資於生產之金錢，始能增加生產也。吾人若費用一萬鎊於大規模的燃放烟火，其結果為烟火之製造者獲得利益以

及數分鐘之萬道烟霞而已。若以此款用於改良擴充一製造工廠，則受其益者，不僅爲承辦改良擴充之工事諸人，計其結果將有工廠改良，生產加多，工資提高，利潤增益諸端焉。

有時用錢於奢侈恰乃損害實業，例如晚近一位富豪在舒萊 (Suffolk) 地方造設一座鹿苑，所佔地皮之內，有一大塊爲向來有人耕種之農田，今爲此富翁及其愛鹿之故，遂變爲徒資點綴之浪費，不復再能生產矣。

節用儲蓄之重要，必須如此重視者，蓋以今日世人頗傾向於目資本家爲變相之劫盜，蹂躪他人，吮其血汗以自肥，其所享用在經濟理論或公道上均非所應得。實則資本家亦無異於常人，以其所有擇善價而沽之。其所有者，即資本是也。無資本工業不能活動，而利用資本勢必付相當代價；不論工業之組織取何種制度，此固爲不易之事理。因節用儲蓄之事，必須由人任之，縱使其人爲一社會主義的政府。果爲一社會主義的政府，吾人可謂全體社會爲此資本家而亦必取得其酬報。但亦須自努力節制享用得來，且須留其財富之一部分爲生產之用，不能盡消費所得之生產也。再則，在此種制度之下，必須有特別人員專司積聚與運用資本之事務，此輩生活所需勢必賴社會中他人

之工作以維持矣。

或又可曰：「此在由自己節用積聚而成之資本家，吾子所論，誠爲至理。但若此資本爲其所有者因繼承遺產而得之，以疏遠之親屬關係，坐獲其先代或且得之不義之巨貲，則世之不慊於資本家者，當亦於理不悖矣。更或姑不問其財富之起源若何，若因其祖先積成巨富，遂許其人畢生閒逸以他人之勞力奉其生活，此種制度中能有何意義之可言耶？」

此辨頗有充分理由，至少吾人必須承認凡承受遺產者尤應極端謹慎運用其財，必注意避免因購買不正當之物事而致工業失其正軌使窮人遭遇愈苦。其人之一切一切，實均賴儕輩之維持。彼或自覺其所有之一切，皆出自其祖先之賜，然而此點誤矣。在野蠻時代之社會中，人且不獲繼承財產保爲己有，除非自身勇猛有力或出其財產之一部份僱用武士以衛護之（僱用之武士，最後或竟思不如攫爲己有亦未可知。）今日彼承得遺產者，於律師公費及遺產稅外，不費一錢，更不需舉手投足自謀衛護。社會爲彼妥貼佈置一切，而所取於彼者，不過少數之捐稅，對彼個人之享用舒適絕無影響者也。

此種片面利益欲爲辯護，祇有謂工業必需資本，而照今日之事態，吾人殊不能必言若非節用積聚之人有權遺產與家人，或其所願意給予之人，資本是否仍將有人從事節聚。再則遺傳財富之所有人，亦不可少，果加廢除，勢須經過革命，不免經濟混亂，經濟混亂發端至易而收拾至難也。吾人誠然有權要求其人明白了解一己之地位而時加自省曰：「吾亦曾有何作爲致得享受此種利益，永無衣食之憂，生活競爭之苦？吾亦曾不善用吾所享之利益，致使貧者愈貧乎？設竟用財不善，其足爲正人君子之行，抑亦私慾放縱之浪費乎？」

遺產繼承人，誠足爲衆矢之的，宜應格外慎其舉措，既如上述。進一步言之，吾人亦須認清吾人縱非遺產之所有人，亦幾全爲遺傳謀生能力之所有者；吾人一切享用，全應感謝社會所賜予之安全保障；所有遺產所有人應自警惕者，皆可以施於吾輩，事理不殊，程度之差而已。

吾人入世以後，父母衣之食之，使受相當教育。人生之預備粗成，然後按步就班，平庸前進。故吾人殊無足自豪，以爲畢生事業，皆是己力獨闢途徑，未得前人之臂助也。

嚮使吾人不生於聲名文物之中上等家庭，而生爲牧豬奴子，則吾人一生之經歷勢必大不相

同。吾人呱呱墮地，身無長物，然已秉有天赋之心思與性格之原子，蓋即吾人之被遺傳的謀生能力也。今之科學家有謂遺傳大不若環境之重要，一人之成就，多為其幼年環境之影響。然而此所謂環境者，亦為吾人乃祖乃父之所供給；吾人之祖與父，則又有其先人所供給之環境焉。

即有人焉，似全以一己之力致有成就。譬之生於鄙賤草野之士，憑其創業之果敢與堅強之毅力，卒成工業大王或大主教。斯人者，即不論其遭際之倖，其亦不有賴於發軔之最初即內在者乎？其體內成千累萬之細胞中，或有某種祖傳之特質，在生活之競賽中，較之遺傳之財富尤為得力。蓋因或某人之身體天賦獨強，則一副健全之身心，遠勝於若干金銀之有濟於事也。

更有工作幸得優厚收入之輩，務應不可沾沾自喜以為自己努力始得享受世界物事，即能隨心所欲浪用金錢。須知巨額之收入，不盡由於最好之工作而來，實際上大半為機緣偶然之事。一人所做之工作與其所得之報酬間，甚少（或絕無）邏輯之關係。〔台文夏（Devonshire）地方之勞工工資為每星期十七先令九辨士，而牛津夏（Oxfordshire）地方之勞工工資則為每星期十四先令十一辨士，此種事實，經濟學殊無定律可以解釋之。英國農村廣大區域內之全部工資制度，

大概多決定於習慣及當地之成例。」（註一）在鄉村以外之勞工所得之工資薪俸中，習慣與成例，亦爲重要之原素。世間最重要之工作，甚多不受任何直接薪俸或工資形式之報酬者。衣食之照料，居室清潔之維持，使一家之人舒適愉快之工作，婦女任之不取酬報也。或可謂吾人對於妻女之擔任此種無價之工作者，每報之以贍養。有時固然如此，但非一成不變也。彼輩雖通常管理家庭用度，但此非受有一定薪給之謂。此中之真正經濟事理，蘇格蘭一節儉縵夫與其管家婦結婚以省工資之故事，最能表現之。

狄布里氏 (Dibblee) 在其供求法則論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 中曰：「在釐定報酬上，功勞祇是次要之考量，雖甚少成功之人願作如是想。」世人之工資薪給，甚多似與其所做之工作恰成反比例者。凡稍知商業之情形者，當能想起職位崇高者坐領巨薪而報酬微薄之助手代爲工作之實例。今日吾人收入之安排的情形中，有甚大之賭博性質。假設有一報酬優厚之位置出缺，負責物色人選之輩，每不公開徵求，蓋因深知一經公開自薦者勢必紛至沓來，甄別之標準，祇

（註一）木納特 (E. N. Bennett) 著鄉村生活之問題 (Problems of Village Life) 1 K O R

有實事考慮各人之長短，將不勝其煩矣。故平日多以私人訪問以求其人。如此少數人之戚友中，有似能擔任該項工作之士，卽昇以斯職而大家省卻若干麻煩。世人慣探此種途徑，遂使人生之成功，大半爲倖運之事焉。

以上所陳，乃所以證明吾人所謂承有遺產者時應捫心自問是否因財而驕逸以及其用財之道是否對得住加以維護之社會者，實際上對於凡收入較多於最貧之人者，俱能適用此規律。因吾人受遺傳秉賦之賜實多，且吾人多少賴有社會而生活，若置吾人於一荒漠孤島，則吾人今日輕易之享受，恐雖費時勞力且難自獲其半矣。

吾人姑一返觀前舉資本家之例，華克爾氏所取譬之野蠻漁民節儲食物爲造艇期內生活之資。奈此漁人之舉動，不僅爲一資本家而已，實兼爲冒險家、組織家與管理家。彼運用思想，設計全部計劃并冒險用下一番勞力以捕日食額外之魚且曬乾之，及構造其艇與曳之入海。彼之冒險方面正多。造艇於森林之中，刻有被野獸吞噬之虞；所造之艇，隨時可受損壞；艇既下海矣，或竟不能浮航。凡茲種種額外功能，此漁人發明家所擔負者，真與資本大有分別，確須額外報酬。世之談勞資

糾紛者每多忽略此點，似以資本勞動爲對於一個事業之利潤有權分享的僅有之兩方。彼輩輒認爲資本應獲得工資已付後全部利潤之說，乃苛高過分之要求。

夫勞動所得報酬之低微，誠爲亟待補救之經濟罪惡。但是若徒強以實有分別之兩事混爲一談，而倡議祇應報酬其中之一方，則亦絕不能獲得補救之道。經理或組織人之報酬，必須於資本之利息以外，分別預備。且如此之資本家，實不過爲一貸款人或投資人耳。以其立場而論，彼亦應得相當利息，吾人既知如無人節用投資，工業將消滅矣。一旦投資家須冒若干風險而近於投機家之性質，彼應得之利率必須加高。換言之，投資中之冒險成分愈多，資本應得之利率必須增加以爲使人樂於冒險之引誘。

例如英國國債 *Omnibus*，本利極爲可靠，故照該債市價（註一）持券人祇能得利息三釐八分之三。密德蘭鐵路股票（*Midland Railway Referred Stock*）因有貿易漲落工人糾紛以及其他鐵路事業之所不可免風險，故照該股票市價持票人可得利息五釐八分之七。此二釐半之差別，即

（註一）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所以引誘一般較喜投機之投資家冒種種風險者也。此理至明，無庸複述。但近見一關於煤業之小冊子（著者之一為一會計師）對於投於極不穩定之採煤事業之資本，假定以三釐為公平之利率。不知世人購買國債既能取息三釐以上，則苟非病狂之人，孰肯冒無把握之危險投其資於地下。欲誘致資本於煤業，除非能使投資者有獲得雙倍於購買國債之利息之希望不可也。

在任何方式之投資中（尤其是工商企業）既多少總有若干冒險之成分，則資本家應得之兩重酬報（貸款與冒險）勢必絕不可少，無論企業之組織採取何種制度也。社會主義之政府，遇有於衆有益之企業計劃時，若非確信此新試驗可能成功，亦必躊躇猶豫。蓋必先見有成功之絕大機會，而後始肯以社會之資本與勞力冒險一試。今日之發明家如得一新方法或冒險家挾一有巨大希望之計劃時，可以厚利之希望激動資本家之投機心而誘其作孤注之一擲。若在共產社會主義政府之下，發明家或冒險家欲得試驗其理想計劃，祇有經過比較困難的使政府當局聽信其說之一法。而獲得當局之聽信，實非常之難；當局者深知若彼輩使社會從事某種工作而結果竟不得利益，則社會羣衆將加以譏笑怨謗以致採取其他洩憤之手段。故在此種制度之下，對於新企業計

劃之阻礙，實際上或將超過今日也。

故世人如欲從事於企業，肯冒險之人勢不可無，而必須使其有相當報酬。經營農礦以生產原料品者，遇季節不調或意外之失誤，以致工程師之計算失效，即不免虧損。經營製成品者，遇天氣變化，式樣翻新，或消費者嗜好轉移，則貨物有積存不銷之患。業工商者之運命，至難逆料也。

凡足以減少如此種種不安定者，對於工業皆為有益。農礦事業中之天然的危險，祇有特科學之進步，及知識經驗之累積以應付之。至於經濟的危險，實繫人為（即製造之貨物或無人需要，不難大大低減，苟能工業多注意真正必需之品而減少可有可無的奢侈品之製造，同時更謀所以使今日衣食不足之人購買力增加之道，則得之矣。

奢侈品與必需品間之界線，頗難劃定，因其差別每非關於種類而係關於數量。照吾人所處之氣候，皮靴為必需品也。但若或有三四雙以上，則在數量上即含有奢侈品之性質。果購有剩餘不必需用的皮靴之人，減少其對於高價貨品之需求，或動輒忽然變其式樣之嗜好，則製靴業者，勢將改易方針，加多低價貨品之產額以供不甚講求式樣趨時之階級之需矣。

今若此一隅中，靴鞋充斥滯銷，而同時鄰近之彼一隅中，往來道上者多着不堪蔽足之破履，則在此經濟機械之中，顯有未能盡善之處。現象如此，製靴業者需靴而無力購買者，以致社會全體誠皆交受其害；衣履不周之輩精神體力胥易受病，其結果之經濟效率低落，固整個社會之損失也。

是故若吾人第二章中所論列之改革竟能實現，遂致工業轉移其目光，自奢侈品至必需品，以及可用之資本增加，需要勞動愈多，則工業之冒險性必將大減。因製造日用品之人，祇須需用者有力購買，銷路自有把握。貧者之購買力愈增，工業之穩固性愈大，而對於兼具貸款與冒險兩重關係的資本，利率亦將愈小。

然而欲得資本家真能安心而肯以單純使用的代價（不兼有冒險的代價）為其投資之條件，則仍有一甚大之困難。僅減少或竟消滅今日由於供給不必盡有人要之奢侈品的工業之投機性質之危險，不足有濟於事。資本家之腦海中，時慮遭遇由於工潮及其他各種工業意外挫折之損失。若資本家因畏忌對於勞工之緊張關係不敢從事企業，則減少用於奢侈品之耗費以增加資本之供給亦屬徒然。此一重大問題，實關於僱主與工人間之關係，理應分別探討，待下文專立一章，以

申論之。

在本章內吾人已說明資本爲工業所必需及其應得相當之代價；代價之數額於使用之報酬外，復須含有虧折冒險之報酬，此種虧折之危險，如工業專注於銷路較奢侈品爲穩定之必需品，即可大減；資本增多，加速工業之發展，將趨向增加對於勞工之需求而改良其待遇，結果可以減少勞工搗亂之危險。再則如吾人集中工業於必需品，使必需品價格低減之理論不謬，亦爲對於勞工階級之又一裨益，可助其獲得所應享受之生活改善。即此所陳各點如認爲尙能成立，則吾人至少可謂已指示一個途徑，遵是而行，人人對於解決掃除貧窮之大問題，即能各盡其責各得效果。其法非他，減少耗於奢侈品之費用而因以增益可資運用的資本之積蓄而已。

資本之事，似祇有全恃個人之努力，因舉世之政府，俱在竭力斂財多多益善，而以最迅速之方法消費之也。今日普遍之現象，厥爲耗於各種目的（或良或否）之龐大費用。掌理全國度支之財政大臣或財政部長每以能自所謂國課（Revenue）中開銷此種巨數自豪，蓋自以爲未曾借債遺後人以擔負，但使當時之人民捐輸而已。夫不遺將來之累，誠爲美事，然而吾人必毋忘國家之龐

大支出使能為工業用之資本難於聚積，蓋吾人中之最儉樸者已因之難有積蓄矣。

資本之稀少昂貴，為企業界普遍之痛苦。七月間倫敦史密斯銀行聯合會 (Union of London and Smiths Bank) 開會時，休士特爵士 (Sir Felix Schuster) 有言曰：「貿易及新國家繼續增長之結果，對於資本之需求極大。在最近半年以前，徵集資本之票券發行，公眾比較的頗能吸收，但此後顯呈供過於求之象，所有證券股票交易所遂不能再吸收源源而來之徵募發行。」(註一)

此種投資家之無力適應需求以吸受新證券之發行，為近年來數見不鮮之現象。資本之價格，或投資家所能獲得之利率，自一八九六年起逐漸升高，至去年年底為止。一八九六年時倫敦西北四釐優先股票 (London and North Western 4 per cent Preference Stock) 之市價曾達到一六二·五，購買者所得利息不足二釐半。至一九一三年該票市價為九七·六二五，購買者可得利息四釐以上。

一八九六年誠為一例外之年，其時資本充滯為向來所未曾有。余信其所以然者，蓋由於一八

(註一)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泰晤士報之記載。

九〇及一八九三年恐慌之後，衆人不敢信任，新國家之發展停頓甚久，一時資本之累積，速率超出事業之進展。或者因墨西哥之不能保守信用以及不敢信任某某南美國家之財政情形，同樣的新國家發展之停頓亦可實現，以致一時表面上資本似乎充斥。但若吾人思及開化與未開化世界對於資本之鉅大需求，此種資本之似乎充斥絕難長久。如竟歷久不變，則其原因所在，必爲信用已失之人無論用何代價不能借到資本，絕非資本不受需要。今日金融世界之通常情形，固爲資本稀少昂貴也。

資本之稀少與昂貴，有四個主要原因，甚爲明顯。第一爲戰爭之整個的破壞。第二爲利用改良的交通工具，地球上邊遠之區俱被開發，此事增加全世界對於資本之需求，以用於生產工作，而大規模之效果須待諸若干時日之後也。第三爲各國之龐大開支，尤其是用於軍備及預備戰爭之巨數。今日吾人之統治者，取諸吾人之重稅，對於富裕階級之個人享用絕無或僅有些微之影響，但損傷其儲蓄之能力者甚大。第四則爲個人費用程度之高，風尚所趨之奢靡過度。今日許多婦女所耗於裝飾之資，稍有理智者，認爲幾於犯罪。平居宴會，窮極奢豪，主人待客之殷勤，反成次要。此種炫耀

浮華，（或由於報紙竭力宣揚社會領袖人物之舉動之故，）輒傳染於中等階級之各層。吾人殊不必對此揮霍之熱狂，作何訓誡，或斤斤然言社會之道德經緯大受削弱。此僅爲原起於在此緊張世界，中欲享受若干消遣之極其自然的願望。然而沉溺於此者，多忘卻淺俗的奢靡而外，亦有消遣之門，而耗於奢侈品之用費更足使貧人之生活奮鬪愈難；己身未必真樂，窮乏者卻因我而真苦矣！

第四章 僱主之兩難

吾人已知彼野蠻漁人之變成資本家者同時亦變為僱主，因彼售其所造之艇以易得其鄰人之勢動。此種兼資本家與僱主於一身，為從來至為通常之事。今日工商事業之經營，採聯合股份制度者，日見普遍；即係用公司之組織，奠基於一羣股東，由領受薪給之職員代為管理，而受股東之代表委員會所謂董事會者之監督。董事會照理出於股東之選舉，但實際每等於自選。遇有董事出缺，董事會選擇繼任之人，由股東予以純粹手續上之正式認可而已。董事會各董事，依一定期限輪流去職，但其重選僅為毫無問題之官樣文章。多數有成效的事業之真正管理，通常悉在領薪職員之手中，而以總經理（General Manager）為領袖。總經理有時亦為董事之一，通稱業務董事（Managing Director）。董事會主席及一二比較能幹之董事，有時對於業務之處理亦活動參加。

此種比較近代的發展，工業由職員代全體股東管理，在其對於改良勞動報酬大問題之關係

上，頗有相當之重要。僱主以自己之資本營業而由自己經理自謀利潤時，人道觀念與聯合感情之動機，或易使其在工資上待人寬厚，事實卻亦不乏此例。蓋僱主有完全自主之權，隨心所欲，以優良之待遇，使彼輩以勞力助其獲利者，分享若干。至於公司之職員則不然。身為股東之僕役，股東以資本付之謀利，勢不得不顧慮股東之利益而竭力為之。企圖利潤愈速愈佳。若付出高於當時所必要之工資，是為慷他人之慨，以所代表之股東供犧牲而已。因此世人以為工作於少數碩果僅存之私人營業中者，其所得之報酬與待遇，每較勝於工作於大公司之人焉。

賴佛公司 (Messrs. Lever) 所予其員工之待遇，表面上似足為反證上文所論之舉例，而其實不然。因賴佛兄弟有限公司雖名為聯合股份公司，祇為形式而已，因其普通資本向不公開招募。大眾公開之股東僅執有優先股份，享受有定率之股息。既付一定股息以後之餘利，即歸平時供給普通資本之創業者所有，故彼等得隨意用以為員工謀利益。獎勵員工投資於公司股份之分享利潤計劃 (Profit-sharing Scheme) 亦有公眾聯合股份公司行之有成效者，如南方煤氣公司 (South Metropolitan Gas Company) 即為著名之一例。但此類究竟甚少，且成績亦復大有軒

輕。迄今所有之試驗，對於此中阻礙之排除，尙未有急進之成就也。

聯合股份公司之經理，其因第一要務爲代股東謀利潤所感受之困難而外，更有一困難使一切僱主俱大費躊躇；此卽爲如欲求其事業能產生報酬，勢必以最低之成本獲得出產。若不能如此，則其業將不能與人競爭而失敗，所有全體員工之最後景況，較之先前將愈爲惡劣矣。

或謂祇能以低抑員工之報酬方可支持的工業，理應淘汰，棄之不足惜。夫徒唱高調，本又何難，但反駁亦同樣容易或亦同樣不圓滿，卽吾人可謂低工資終勝於無工資耳。

再則，卽使吾人求得一種計劃規定各僱主或股份公司，於既得若干利潤或股息之後，如有剩餘利潤，應由僱主或股東與工人分享，工業其果能躋於和平滿足之域耶？

第一，獲得利潤之先，必付若干工資與工人，此工資之多寡，勢不免爲激烈爭較之問題。第二，所有剩餘利潤歸工人與股東分享，其分配之比例若何，各方意見，有大相懸殊之可能。第三，如使工人之工資（或至少其分享之剩餘利潤）須大半憑與其毫無干係之情形爲轉移，似甚不公允。不論如何能幹之工人，其所得或少於其工作於別一工廠之兄弟，因其兄弟所在之工廠或管理得法較

合乎經濟原則而營業較有精神或機器較佳以及全部有優良之設備。此種情形，每易引起種種不利於工業安穩前進之事態也。

工人之效能，雖仍舊重要，而今日工業之成功，更多繫於賢明之管理優良之組織以及採辦原料與銷售產品之得法。此點事實，輕率代表勞動方面發言之輩，每多忽略。吾人若徒知語勞動者以彼輩應得較多於所能得，且懸擬因若干人做某種工作若干小時，故所生產之物必值若干鎊，是以除去資本之利息外，勞動者應得若干，對於勞動者之利益，未能有所裨助也。

蓋若此言果確，則世間事方且便易愉快愈於今日，無如實不然耳。祇因所費之工殊不足予事物以價值。工作於一物，必求所以使之於製成後有人肯要而所出之代價能抵成本而有餘。技巧式樣儘管盡善盡美，若出品不受需要，亦不免為失敗。大東方船（Great Eastern）之造者，固屬極當時工巧之能事，但若僅恃工作造成價值之說以論工資，及因為曾花費若干工作於該船，故該船即值若干，則造此船者早已餓斃。「大東方號為特立之奇績，海上建造之模型，後代設計師建造師之作品多本之者」（註一）其唯一之弊病，乃為超出時代，然以商業之立場言之，即此已足使為可哀。

之失敗矣。經理幹部偶爾錯誤，結果得一不值錢之出產，雖實際所費之勞力，或且爲最優良者焉。

管理既如此重要，一般親自管理之僱主，自不免對於已付給工人以普通工資後所有之剩餘利潤，自覺理應歸自己享受；而各公司更不免競以厚薪酬其經理與經理幹部，對於勞力工人之要求，則不能熱心接受。蓋失一良材之經理，難得替人，而兩個工人之差別，對於公司之關係絕不若是之重要也。

再則，若公司給予工人之工資，多於招致工人之所必要，其股東可提起質問，不必同意於公司所採之政策，或且指明工人獲得其工作之報酬之時，用於事業之資本，固尙未分得一文之利息，是兩者相較，工人已處於優先之地位。縱營業虧折，工資不能短少，而冒險投資之股東，不得不坐視其資本之付諸流水，或更從非救人繼續增添資金，以冀死灰復燃，事業有振興之日也。

此種論辨，頗合邏輯而有理由，且工人所求者，亦非性同施捨之慷慨。所欲不過「市價」，但彼輩決心竭力使「市價」得以提高。欲知彼輩之努力能否有效，吾人必先明瞭僱主及其所代表之

(註一) 見波洛克 (D. Pollock) 著造船工業 (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第九四頁

人之觀點。并須謹慎提防，不可誤於一般爲熱心勞動所蔽之徒所發的似是而非之說。譬如或謂僱主既極爲注意維持其工廠及機器之效率，勢必對於工人之健康及普通幸福，亦同樣關切；工人既爲人類，其所應享受之待遇，自必優於機械工具。此說驟視之甚能動人，但忘卻機器爲公司之財產，而工人能隨時移動其勞力至較優之出路；復忽略更重要之事實，即自工人之觀點言之，此說乃一雙鋒之刃，人已兩傷；因在進步迅速之今日，機器所受之待遇，亦常不淑，每有當效能極高尙可工作多年之時，祇因又有更巧妙更經濟之新發明，遂被淘汰廢棄如遺矣。

雖然，即使此說一切承認，且對於欲以最低之成本完成其工作時僱主之地位之邏輯的力量，予以最足之同情，吾人仍不免有邏輯不能解釋一切之遺憾。僱主或謂彼標出若干工資，即有千百男女前來爲彼工作，此在彼看來，已足證明彼所給者不失爲公平之工資。斯言或非無理；但此說之根據，係假定接受低工資之工人可有選擇之機會，吾人知此固非確論也。僱主之理由似乎較爲安穩，若謂彼苟須以超過力所能任之工資，維持最得力之工人，許多工人必被辭退而失業；寢假必有一日勢須完全停業，除非能增高其出品之價格而使貧人之生活掙扎因之愈苦。

於此吾人不得不承認僱主之不背邏輯，但仍信問題之側面有相當轉變之必要。若僱主無力提高工資，他人必助彼爲之。前據商業委員會（Board of Trade）研究之結果，一九〇七年中，就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全體而言，成年工人（鐵路公司的）四分之一以上之每週工資率低落至二十先令以下，三分之二左右落至二十五先令以下，在三十先令或以上者，則不及五分之一。如此現象，輿論對之曾大爲驚駭也。

此處僱主之地位，極爲堅強有理。鐵道事業所獲之利潤，以全部資本而論，并計其事業所擔之風險，實已十分微薄。公衆既不斷的要求增添車輛減低票價及貨運取費，而在此環海之邦，鐵道之易受海運競爭之襲擊，迥勝於在歐洲大陸及美洲。然而輿論對之不利，以爲工人之所得應多於此數。擾說鐵道各經理本擬與工人爭持以圖解決其問題，但爲政府所干涉而讓步，祇獲得可以提高貨運取費之諾言，聯以自慰而已。自此以後，交通利便之供給，即未能充分而價廉，公衆因其對工人之同情，亦已付出其代價矣。

是故僱主之處境困難，彰彰明甚。股東工人以至消費者衆矢之的集於一身。若爲投資於其所

經理之事業者之利益，竭力打算，則輒被咀咒爲狠心殘忍之勞工剝削家。

惡劣之僱主，所在多有。尤以小商業中其營業需要甚少之資本而由鄙賤小人管理者爲多。此輩利用無知工人之不明一己之應得幾何，橫加榨取。此種人商業委員會法案 (Trade Boards Act) 正漸謀應付。但就大體言之，僱主之地位，凡公正開誠之士，俱將予以同情。僱主從事其工作也，本其經驗，按其眼光識見之所及，而其困難實甚艱巨。股東欲得優厚紅利，買主欲得廉價物品，介乎兩者之間，僱主無權對工人作何讓步，除非有使其實偏處此之形勢耳。吾人助彼之道，必須有以使工人易於偏彼讓步。吾人之應爲此，固於人人有益也。

援助工人以獲得較多工資之於工人有利，絕不需要證明。

其有利於公衆，亦理有固然。勞動得較好之報酬，工潮爭執必減少，吾人當愈能安逸。且任何民族國家，若有一大部份亦一重要部份之人民，生活之所需不周，亦絕不能爲福也。

其有益於僱主，亦甚明顯。僱主若不必時有勞工糾紛之憂慮，其生活當舒適不少。若能滿足其工人而不必犧牲其股東，僱主又何樂而不爲。

對於股東或以自己資本工作之私人僱主，亦復有益，雖欲使其領悟此旨較難。然若吾人陳說如下文，當即可明瞭。對於股東（或任何享受企業之剩餘利潤之人）確爲有益，如自己事業而外其他各業之工人均得較優之報酬；因如此則一大羣需用錢之人可得更多之錢供其使用，以致對於各種物品之需求激增，當然包括任何特別一部份之股東利益所關之工業之出品。是故他人之工人報酬較優既於一般股東有益，則其自己的工人果得較優之報酬，亦將於己有益，祇須同時他人之工人亦至少獲得相等之報酬斯可已。蓋利潤因優厚工資所受之損失，以一大羣工人報酬改良對其公司出品之需求增多之故，可取償於較大之營業額較多之利潤而有餘。雖工資之提高必須普及與各個公司廠號勢將不肯獨開風氣之先之困難恆在，若能得一般股東於此基本事理，深信不疑，則工資普遍提高之程途行過半矣，此事必須發動自下，發動於工人自身，更須臨以重大之高潮全線動員也。

有一經營特種商業的公司之股東曰：「吾子其忘卻吾所經營公司之類乎？吾輩專製貴婦所用之珍珠項圈或貴族所飲之上等香檳美酒。工資之普遍提高，未見其能增多吾人之營業。吾人之

顧客，特等之少數人耳。」

斯言自是實情；但以別一方面言之，在此種特選事業中，勞工之成本僅為其用費中不重要之一項。其出品繫於選擇之技術以及製造上之風味與匠心。工人工資增加能增多其需求者，祇有普遍使用之物品。是故吾人檢視僱主的困難地位之結果，得知若第二章中所論之關於私人費用之心理的改革能可辦到，則其困難亦可稍減。吾人紆迴其說，至此乃復返於出發點。若欲提高工資能裨益全體工業，必須全體工業中止製造不切實用之浮品，改弦更張致其全力於生產，因工人工資提高即得自由發展銷路的日用之必需。而求其實現之道，唯賴有購買力以影響工業之人，因覺悟購用奢侈品即是堅挺必需品之價格，使貧民之生活奮鬪愈艱，而停止或減少其耗於奢侈品之費用焉。

第五章 勞工

勞工狀況之有待於公平評論，實爲至可詫異者。——茲所謂勞工係指以體力從事機械工作，而以每小時或每星期計算其工資者而言。——論者謂資本家及僱主之常不爲人所諒解，似爲一極自然之現象。彼輩雖以資本貸與企業，而冒虧耗損失之危，然自一般未明資本之真相者觀之，仍每以其必須收回投資報酬爲可異。至僱主之行爲，如以其爲經理之地位言之，固有爲股東博取紅利之義務，如以其參加勞動之事實言之，固有爲自身維持生計之權利，然而此理亦不易爲人所了解也。顧反而言之，在近代文明之發展階段中勞工階級之須享受世界上較大成分之物質幸福，亦爲毫無疑義者。蓋今日世界物質文明之神奇發展，吾人所深引以爲榮者，當其造成之日，其中最難最苦及最不潔之工作，大抵皆由勞工任之。今此數千百萬躬親血汗工作之勞工，乃反不能享受其所造成物質文明之大部分，則僅就此點而觀，已儘足以證明其所得報酬之不公矣。故勞工狀況之

應改善，實爲天經地義無可懷疑，所足成爲問題者，惟如何方爲最速及最善之途徑耳。

夫以每年有巨大財富收穫之世界，而人類文化又非有勞工之巨大犧牲，不能造成，而此大多數實際從事最艱難及最痛苦之工作者，乃反衣惡衣，食惡食，居陋室，則其不合情理，已昭然若揭，遑論其他種種悲劇之更有甚於此者。然而最近思想怪異之輩，竟有以爲貧窮爲不可少而且不可滅之現象者，是則大可異矣。

今日世界人士，對此新奇刺謬之論，表示同情者，頗不乏其人，卽向日思想絕相背馳之人，亦非無放棄其平昔之主張，而改作同一之論調者。願同時尙有以爲勞工之貧窮現象爲萬不可免者，則其思想之足以淆亂人心，殆更有甚於上說也。蓋此輩雖以勞工之貧窮爲無可倖免，因於理論上對之深表同情，而倘勞工以同盟罷工相威挾，或以增加工資相要求者，則當立呈怒色。質言之，凡爲勞工改善生活之計劃，皆非此輩所贊同，縱吾人所享受之物質文明，非勞工之力莫致，而此輩則熟視而無覩也。原此種心理之所由形成，自皆種因於缺乏慎思明辨之力。蓋使吾人設身處地，以勞工之地位自居，而視世界及企業對於勞工之關係爲何若，誠爲難能之事。而倘吾人早能如是者，則吾人

將惟覺勞工之安貧耐苦爲可憐，而不覺其要求改善生活爲過分也。

最近余曾參與審判一勞工領袖之案件，其人畢生盡瘁於勞工運動，蓋完全以改進工人之生活及工資爲職志者。惟案情頗爲複雜，須窮數日之力，方能判決。當開庭之第一日各陪審官退休進膳之時，隔座有一面貌慈祥，鬚髮斑白之老者——亦爲陪審員之一——忽對余表示意見謂此起訴之勞工領袖，實爲煽動風潮之不良份子，應立予下獄，以儆效尤，并自謂其意見不偏不倚，毫無師心自用之處。觀此則此勞工領袖雖竭智盡忠於改正近代文化上之缺憾，以期來日世界安享其成，而慈祥如此老者，乃仍不能曲諒其苦衷，則其不易得社會之諒解從可知矣。夫此勞動領袖，從未煽起激烈之風潮，發表反動之言論，或冒犯其他勞動領袖所最易犯之錯誤，以致自貽伊戚。且政府之辯護人，方耿耿虎視於旁，如此勞工領袖所犯者有一於是，必難逃彼輩之檢舉。今此面目慈祥胸懷和善之老者，乃僅以其藉組織罷工及其他完全合法之手段，以改善工人之生活及工資，爲有入獄之罪，不亦大可異乎。

惟罷工終爲麻煩不便之舉，徒使勞工自受其害。故當謂之爲抵抗野蠻制度之野蠻武器。然則

使過去之勞工從未實行罷工，圖謀罷工，或以罷工相威嚇，則其生活上之改進，究能得到前世紀所獲之成績乎？又大多數之智識階級，既皆抱上述老耆同一之見解，則吾人果置疑於勞工方面之亦有時犯有過失，並深信其確為資本家或僱主所剝削或摧殘乎？

勞工之傾向暴動，自不無相當理由，惟暴動手腕對於勞工自身，亦非為得計。蓋是種手腕完全不適用於企業問題，世界財富之公平分配，既為純粹之企業問題，則自必以平心靜氣之態度應付之，可無需於暴動之手腕也。蒙嘗以為勞工問題可分為兩點觀察。第一，現在世界之情形須視為經濟上之危機與矛盾。凡勞工身心之不發展，均應認為社會之害。而謂勞工效率不能過高，及優等工人之出品不能超出一般工人之上，以免團結之力大形遜色者，亦為謬誤之論。蓋吾人皆為消費者，而多數人之欲望又每難完全滿足，就全體社會之利益言之，一切物品之生產，固應以最多量為原則也。凡此理由皆至為明顯，吾人言之且有愧色。顧事實上現在之經濟組織，乃使生產者惟恐生產過剩積貨過多，勞動者惟恐工作過力得不償失，是則至足異也。

論者常謂優等工人之工作必須以一般工人之效率為標準之結論，實為工會制度之苛政。其

結果將至爲不幸，且亦不爲工人中之優秀分子所贊同，蓋此輩工人固有自以成績優良以爲樂者，不惟以其可得額外之報酬已也。願使工作而無標準，則與僱主集合訂約之事將不可能，而使各人獨善其身，不爲集合訂約之舉，則勞工團體亦斷難要挾僱主提高工資。故吾人雖以工會精神之流弊爲將有害於勞工消費者及社會全體，而一方仍認其以不迭常軌之下可有相當之利益，且可因之而了解一般勞工之態度也。

此外勞工常有以爲使彼等工作過勤，則現有工作瞬將告罄而失業人數即將步步增加者，此種觀念亦由於現在經濟組織之不良影響而生。蓋事實上現代之工業產量固因缺乏資本之故而有相當之限度也。實則此種情形不過爲經濟制度之缺點，使吾人之經濟組織果有合理之結構，則在人類欲望完全滿足以前，社會上斷不至有無工可作之現象也。

吾人今日之經濟制度一病態之制度也。金融商業變動靡常，戰爭恐慌，無由應付，勞動者則生計艱難，雜業者（譯者按，此爲著者在本書專用之名詞，原文爲 *Parasitism*，意指除勞工階級外之各種職業家而言）則豐衣美食，投機者絡繹於途，而無論其爲成爲敗，俱足以貽害社會而有餘。

愚昧者以售愚昧之物與更愚者而致富，而其所儲之財富，乃即予其後世子孫以壓迫貧者之資。凡此呈演於吾人目前之現象，吾人苟一念及，即知激進之社會改革家，所以主張澈底推翻現制，而代以社會主義，工團主義或其他激進之主義者，非無故也。

自工資低微之勞工觀之，社會主義之可喜，正如在空谷者之聞足音，其足以誘致多數之信徒，自毫無疑義。而自重視秩序，遵守紀律及具有相當之常識如吾人者觀之，亦每以為與其以工業之經營，受制於漫如散沙之組織，任其自由活動，或以廣告推銷之法，臆斷社會之所需者為何物，何如以有組織及有秩序之制度，供給社會之所需。故使社會主義而果為可能，換言之，即假令任何國家能控制其全國之工業，視為一整個之組織而管理之，則全社會所得之經濟利益，當無可限量。蓋一切競爭及廣告之浪費將可因此而完全節省，所有企業上之種種努力，昔之常化為灰燼者，今亦可各得佳果。至全體人民之從事新企業者，雖因此而無前此之踴躍，然社會之需要既已確知，或由政府確認為正當，則全國之努力，俱將集中於是，其所得之結果，必可使此種需要之滿足也。

願事實上世界各國之政府，類皆庸碌如常人。使理想之政府以理想之方法管理工業，果能發

生莫大之利益，則不良之政府，無應付工業問題之能力者，在政策上如有錯誤，其所發生之惡果，當更何如。今日之工業政策如有乖誤，蒙其受害者猶不過為少數之投資者及企業家，而在社會主義之下，則所用手段如有背理，全體人民將具蒙其禍。更有進者，即使吾人果幸得一理想之政府矣——如普魯士及日本之政府即可謂為能應付工業之問題者——而使國中無理想之人民以供其指揮及組織，則一切計劃，仍將悉成泡影。今日之經濟理論抨社會主義者，皆謂人民惟為私利，始肯工作。此種非難人性之論調，誠係根據昔日之謬論，即謂人惟工作始能致富，而其生活之目的自經濟方面言之，則在以最少之工作得最大之財富者。實則此種原則惟人民為純粹的經濟人時，始稱正確，然狠毒殘忍如晒羅克 (SHYLOCK)，猶寧棄三倍所可索償之數，而取安托泥澳 (ANTONIO) 一片之肉，則事實上自古迄今固斷無所謂有經濟人者。蓋人類實為一活動之小動物，因受外來激刺之故，而自願工作耳。顧如因人類自願工作，而遂謂使政府迫之工作，即皆願努力赴之，則又不然。事實上必非先使人民有共同負責之觀念，及利害同當之精神，而後社會主義乃可實行。蓋如是凡政府所設施，乃可易於收效也。

其次，在理想的政府及理想的人民合作之下，社會主義之經濟利益，誠至爲偉大，然經濟利益非人類惟一之問題也。人類不獨賴財富而生存，使人民而爲社會主義組織下之一份子，則其道德能力必將至爲薄弱。蓋使吾人能獨立於社會，吾人必自求一立身之道，質言之即必有一實際或幻想的自由選擇之權。就大多數人民而言，此種自由殆皆爲幻想者，蓋吾人俱爲環境及遺習所束縛，事實上除循規蹈軌，爲本分之工作外，殆極鮮有自由之可言也。然吾人猶時以實有自由自詡，此種幻念對於吾人之心靈上，實可謂爲一服補益之劑。且使吾人果能遺世獨立，所謂自由亦本非不能者。願在純粹的社會組織之下，則人民皆須受政府之命而工作，而不問其願意與否，而人民亦無自行力作之意志。蓋在此制之下，所謂人民皆不啻受嚴密管束之童稚。其行爲雖無一有頑劣者，而要不得謂爲良童，蓋此輩無自由選擇之機會，其道德能力皆異常薄弱也。

或以爲在社會主義之下，生產制度必能嚴密組織，而使吾人有多餘之空閒時間，可供自由意志之發展，此種現象在理想的政府及理想的人民合作之下，自可認爲有實現之可能。願當此之時，人民之生活將具受嚴密紀律之控制，彼思想簡單意志薄弱者，固至感安適，然已不啻成爲機械之

一部，而彼天賦較優者則身心方面乃備受摧殘矣。

社會主義如其完全之意義言之，（使余所知者爲無誤，）殆指人人之工作及報酬皆有確定之一種組織，此種組織之利弊吾人於此實可無庸置論，蓋若是之社會主義並不可謂爲實際之問題也。欲使其成爲實際之問題，恐吾人尙須更經一番激烈之論辯，及發展一種新精神，茲事將來或可成爲事實，今則未免言之過早。余書之目的，不過欲昭示人民以一二祛貧之道，并說明在近代情形之下，社會主義不可實現之理由，以反駁世之主張以社會主義爲改良社會之萬應靈藥者。惟狹義之社會主義，即指政府以所謂經濟的法則，管理及干涉人民，以期社會全體同臻幸福者，則如審慎行之，固非無大效者。

然則吾人將如何破除此謬誤之經濟思想，而使勞工不再有「工作不力反爲有利」之觀念乎？吾人殊不必以種種理由，與勞工辯難。因就事之表面而言，勞工所提理由，本至爲正當，蓋使勞工工作更力，生產更多，事實上所足視爲勞工之利益者，不過其本身亦爲消費者一點，其利益實僅爲間接者，廣泛者，且亦未易感覺，而在直接方面，則一方既未嘗有增加工值之事，而一方反易啓減少

工作之機，試思有十人於此，使九人加緊工作，而使一人失業，嘗亦非此九人之所願也。故儘量增加生產，誠爲有利於社會全羣之事，而自勞工言之，則除非亦能分沾其努力所得之結果，即將非其所願。願自現在情勢觀之，則生產之增加，乃每未必於勞工有利。雖彼輩之工資或有因是而增，所需物品之價格或有因是而減者，然亦不盡然也。蓋在此種情勢之下，使資本不足或企業不興，則工業需要勞工之度，勢每難促進其工資。又使生產品之增加，皆爲奢侈品，則必需品之價格，亦勢難因之低廉。反之奢侈品之增加，且將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故惟資本迅速累積，且皆趨於必需品之生產，而後工資可增，物價可減。

願勞工非不可自謀改進其生活，今日彼輩所自爲謀者，成績固已可觀，然尙須向前再進。如組織其收入，節約其支出，及要求更事擴充其子女之教育機會皆是。凡此計劃過去之勞工已曾於險阻艱難之下，努力行之，而有神奇之偉績。願如就最終之目的而言，則所差猶遠。最近勞工中之青年份子，頗有不奉首領之命，自動罷工，或拒絕接受其代表與僱主所簽定之條約，以致勞工組織之基礎爲之動搖者。彼輩之意殆或以其領袖對於僱主過爲柔弱，并有簽訂契約自行束縛勞工之行爲，

故不惜與之對抗。此種態度原亦未可厚非，且世界物質之進步既如是其速，而勞工之生活之進步乃如是其緩，則其不甘容忍，亦屬情有可原，抑此不甘容忍之心，使能納於正軌，亦未始不足以促進勞工生活之前途。惟凡此成就俱當於團結及紀律之勢力下圖之，使少數憤憤不平之份子，徒逞血氣之剛，蔑視領袖之意，而使僱主認勞工代表所訂之契約爲不足恃，則勞工運動之勢力，不將大形減色乎？

暴動與威嚇，皆爲可惡之事，而自從無凍餒之患如吾人者觀之，尤可視爲文明之蝥賊。此語誠是。然貧窮之爲害，亦何莫不然。夫事固無正反兩方皆是者，而事實上因勞工所對抗者，乃適爲充滿缺點之制度，故勞工之抗爭手段雖近於暴動，而吾人乃未敢過事非難。蓋世界之財富，半恃勞工之力而創造，而勞工乃反以貧窮終其身，則其積不能平而發爲罷工之舉，與對於不肯附和罷工者之表示深憤巨恨，原亦情理之常。故暴動與威嚇雖爲勞工之大錯，而要爲人類天性之激動使然也。

勞工暴動之惡果，可於其對於社會所發生之影響見之。質言之，其弊點即在破壞社會對於勞工之同情，而使未習工作者，得以代替罷工者之地位，如最近黎芝 (Tientsin) 及新西蘭 (New Zealand) 之罷工。

land)之所爲者是已。此種現象之足以破壞罷工之目的，殆無可諱言。蓋使罷工之衆，傷社會之情，或過深，則社會勢必別圖僱用新工，以取罷工者所棄之業。同時中等階級，挾其曾受相當教育之能力，亦必能迅速攫取業中之祕，繼續工作，而使工業上之緊張，爲之暫呈鬆動之狀，其結果實於罷工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也。

夫中等階級既能暫維工作，而使罷工者有難獲勝利之勢，則勞工之應審慎應付，無使此種現象得以發生，實爲至要之事。其法維何？曰，即在使彼輩常處於公平合理之地位，務使凡所舉措，俱以公理爲歸是已。蓋勞工生活本常處於痛苦之中，使工業果有增加負擔之力，則公理當然左袒勞方。彼中上階級苟一念及勞工工時之長，工資之菲，與工作之苦，殆未有不惻然心動者。良以凡深思遠慮之人，俱知長令勞工生活上感受痛苦，爲非得計也。惟社會上對勞工表示同情之心理，雖與日俱增，而痛恨勞工以不法手段求達其改進生活之目的者，亦所在而有；使勞工悍然不顧其代表與資方所協訂之契約，或以暴動之手腕，威嚇不肯附和罷工者，或利用社會需要之殷，而以罷工相要挾，如運煤之夫，宣告罷運於嚴冬之候，則此反感之生，即將蓬蓬勃勃，無可壓抑。平心而論，此種反感固

非盡爲合理者，然其勢力之偉大，殊非勞工所能忽視也。

夫使勞工果不滿於其領袖，則逕易之可耳，奚必任之久留其位，而復從中破壞，致使勞工運動之勢力，爲之大形減色。蓋強固之勞工組織，要必以全體勞工俱能恪守紀律爲前提。其成功之祕，端在整個組織能漸漸擴張改進，而包括勞工之全體。故其進行之法，不在排斥破壞工會之工人，而在鞏固整個運動之陣線，而使社會認之爲真正之勞工團體焉。

其次，勞工亦能以更爲努力之工作，而改進其地位。蓋據多數僱主之意見，當企業繁榮，工作充裕及工資較高之季節，一般勞工每星期之實際工作時間，每有不逾五日半者。倫敦泰晤士報（*Times*）一九一三年四月十七日曾載有署名「受害僱主」（*Suffering Shipowner*）之一封書，指摘勞工頗甚。茲將其內容摘錄如下：

「此外尚有一種情形，亦足爲迅速交貸之阻礙。今日僱員之工資標準已超出兩年以前者甚多，各業之工人所得四日之工資，有足抵昔時五日半之所得者，此種情形，尤以釘帽釘者更爲顯明。故使彼輩在一星期中能完全工作，則僱員僱主及資本家均將大受其益。顧事實上彼輩大都不願

工作至四日以上，所謂節約或經濟精神，除少數人外殆非彼輩之所知，或即使知之，亦非其所重視。而一方各種工會組織亦往往懸工作過多爲厲禁也。」

「余深知足下所以特與法國建築師訂立契約，殆完全由於完工日期之可靠。蓋法國工人大都歡迎工作而視之爲增加儲蓄之途徑，而英國工人則視之爲增加收入以供享樂之捷徑，實則其個人享樂之時間，如轉用以從事工作，必更能增益其工資，而利及其本身家庭及社會之全體也。」

夫使一星期之間停工三日，有優厚之工資可得，而寧棄之不顧，則欲得社會之同情，自爲至難之事。故凡爲勞工均應於收入優厚之日，略事儲蓄，以備不時之需，俾不幸而有罷工運動發生，其地位亦可稍爲強固。此外如能更進而自行培育經理之幹才——據今日工業界中自工人出身之經理人數以觀，此實爲可能之事——則所謂工團主義之理想，必不難實現於和平空氣之中，而工人團體亦可自有資本家及企業家焉。

凡此緩和自制之步驟，自向未感受貧窮之痛苦者觀之，固爲輕而易舉，願若使生長於工業之中備嘗艱苦之工人行之，則殊非易易。反之彼輩之爲同儕及全級之利害關係而努力者，其犧牲之

精神，且可令人欽敬。吾人試思其收入之菲，及其維持生計之難，更觀其於財政上援助他業罷工者之踴躍。即可知一般勞工雖本無罷工之志而常有自願忍受痛苦，而為同儕之利益奮鬥者。凡此態度固常不免觸犯中等階級之怒，然其自願犧牲之精神殊不可沒也。

據上述之事實以觀，勞工既具有種種特質，而為常人所不有者，故吾人殊可深信，勞工必能以團結之精神獲得最後之勝利，而使世界文化上之污點，終能泯滅。抑就今日一般勞工對於教育上之努力，利用有限之暇晷以求學問之精神，及其所得之成就以觀，此種希望又更若可以觀成者。論者每以為文化之成，必經窮年累月之功，非可一蹴而就，并以為惟深受教育之階級，始能接受真正之教育，而對於所業有深切之應付能力，其意若謂教育之成就，非勞工所能達到者。然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晨報（Morning Post）曾刊載勞工教育會（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之工作概況，謂該會所組織之工人班及演講班，均有優良之成績。并謂牛津大學某著名之歷史教授，曾隨意檢讀此輩工人所作之論文多篇，其中達牛津大學歷史學院最高級學員之程度者幾及三分之一，可知工人之學力殊不薄弱也。

勞工求學，殊鮮暇晷，一般苦學之工人，每有研讀至深夜一時，而於清晨六時許，又須入廠工作者，然其求學之成就，乃能驚人至是，則其向上之志，亦可嘉已。

夫在此萬難之環境中，而勞工所表現之智力，乃仍有若是之成績，則近代制度之浪費人類之本能，亦已甚矣。蓋以勞工處境之艱難，而仍能得實際學識之一鱗片爪者，此其人必非有極強之求知慾，以助其排除艱巨不可。夫勞工中既不乏有具此毅力以進退周旋於學問之場者，則其空具天賦智力，而坐令歲月悠悠浪費者，亦必大有其人，蓋彼困處於工業之下層階級者，本向無發展其身心之機會也。夫智力本為企業界中所最為寶貴者，當吾人創一業謀一事，每患有才難之嘆，今乃坐令多數人民消磨歲月，使其喪失求學之機，則亦滋可異矣，蓋人當十三四齡之事，實為求學之最要階段，而今日之經濟制度，乃每令工人於斯時輟學，此種損失殊屬無可計量也。

就政治及道德方面言之，此種智力上之浪費，所關尤巨。蓋使舉國人民於成年入世之前，均能充分發展其身心之力，則國力之強，殆將無可限量。良以人人既具有健全之身心，充分之學識，及應變之才幹，則其對於種種國家以及人類生存之問題，必具有偉大之應付能力。即其他國家與之有

違言者，亦不難強之就範。抑人民能力既達最高之度，凡百問題亦不難迎刃而解，初不必訴諸武力以求制勝也。

或謂勞工既受教育或將感覺不滿，蓋其智力一充，即將求爲官吏牧師或著作家，而不願更勞其體力以爲賤役也。

予以爲此種問題殊不足爲病。第一卽在今日，一般勞工亦何嘗感覺愉快與自滿，蓋在吾人之命運，實際改善以前，本無人能自滿也。第二，使勞工之智力果能充分發展，則對於勞力之工作，必更覺饒有興味，爲之且更有精神。例如吾人固所謂以勞心爲業者，然而愛好野外、海上及機械工作之生活者，亦頗不乏其人。惟吾人當開始涉世之時，所知者殊不若今日之廣，而未來之命運究竟如何亦不可知耳。故使一國之人民，果皆有充分之智能，則勞力工作之可愛，將不減於勞心之工作。例如善於玩球者，自愛好球藝之民衆觀之，其偉大正不亞於大政治家及大思想家。抑球藝精進之人，或且爲最易成名者。故祇須國民心理稍有變遷卽不難使勞力之工作，獲得相當之地位也。

願事實上吾人果能對於全體之勞工，實施充分之教育乎？曰，以最近之情勢觀之，殊不可能。蓋

即以今日之所謂勞工教育而言，祇須吾人將學童之教育年限略增二三年，即將有不少依賴子女收入之家庭，無由維持其生計也。惟世界之生產能力如是偉大，使吾人果能予以合理之組織，俾生產物多為必需品，而少奢侈品，則全體人民必不難於開始服務以前，獲得應得之教育，而欲達此種目的之最易方法，即在勸告一般有購買能力者於用錢之時，略略考慮其用錢之責任而已。

第六章 居間業與雜業者

使吾人於討論資本家及勞動者之立場以後，即能進而研究消費者之立場，則吾人之問題，必有較易於解決者。顧事實上，一物之成，每須先經若干轉遞之手續，而後可達於消費者之手。而且每經一次之轉遞，其成本必有一度之增加，其究也，非消費者須多出一部之代價，或生產者減削其一部之利潤，即勞動者，損失其一部之工資，而吾人之問題亦因此而倍形複雜焉。

惟凡此居間之組織，大部分均為必不可少者。吾人固不難消除一二居間之商人，然一種消滅，同時每必有他種改頭換面之類似組織代之而興。例如運輸業，船舶，鐵路及貨車等等，即為溝通生產者與消費者間供需關係之絕對不可少者。此外商人經紀人，及設肆零售者，亦為便利消費者之種種必要的組織。更就另一方面言之，則各種金融市場之組織如銀行，票據經紀人，及匯兌經紀人等之供給信用，調劑金融，及流通通貨，其重要亦殊不下於運輸商人也。

吾人購煤於礦坑之旁者，每噸祇須十先令以至十二先令而購之於倫敦之市場者，則需三十先令，此市價上之巨大差額驟視之雖若可驚，而靜思之即知其由於居間轉遞之故。故凡研究經濟學者皆以為使吾人能消滅居間商人，而分配其利潤於生產者，勞動者及消費者，則社會上所節省之浪費，必可為額不貲。然使消費者逕自購煤於礦坑，即不能不自謀運輸，亦不能不購進多量之煤，且使其欲得廉價之利益，即必須與礦主訂立長期購煤之契約，俾礦主可以安心採煤，而運輸之費用又必為額甚巨，凡此狀況皆足使消費者蒙巨大之損失，所謂直接購煤之利益又安在乎？

蓋普通消費者類未能以巨額之資本及廣大之空間，囤藏大量之煤，且亦不堪負擔長期囤藏之危險。今使有居間商人於此，則有三種職務，可由其代行擔任，而不必消費者自謀應付。此三種職務者何：一曰躉購零售，即購進多量之煤，而儲藏之，以備零星售出也；二曰通融資本，即預備現款以供購入與售出期間之周轉也；三曰負擔危險，即代負長期囤藏之種種危險，如貨物損壞及價格跌落等現象是也。

凡此勞役之須有相當之酬勞，亦正如資本家供給資本之須有相當之代價，此不獨資本主義

之社會爲然，卽社會主義之組織亦莫不如是。例如合作制度，固卽以取消居間商人之目的而組織者，而其實則合作組織之本身，亦卽爲變相之居間商人。蓋零售合作社雖已取消零售商人，而其本身實仍居於零售商人之地位。其所需之貨物仍須取給於躉賣合作社，或其他組織，所不同者惟其購物之顧客，皆爲供給資本之社員耳。在此種組織之下，社員所供資本皆有一定之利息，同時社中所得利潤復依社員購物數量之多寡，而比例分配。卽其組織及營業雖皆需相當之支出，而因其有分配利潤之制度，使社員皆樂於向社中購物，而無普通零售商人所遇難得顧客之危險，故各種浪費乃均能略形節省焉。

顧吾人雖未能接受居間商人皆爲社會病蠱之普通結論，而此種組織之過於浪費，則爲無可諱言者。蓋今日之居間商人，常好爲大規模之組織，藉壓迫小生產者及小零售者之手段，而獲得額外之利益。而就今日經濟界之一般現象觀之，商人及經紀人所處之地位，亦多較生產者爲優，而商業中心之繁榮，亦每較純粹之生產區域或工業中心爲顯著，是皆近世經濟界之病態也。狄布利（Dibblee）於其供求法則論（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一書中，嘗謂：「經濟學所須

應付之最大難題之一，即爲世界商業區資本及財力之常優於工業區。此種情形，不惟今日爲然，即在推羅 (Tyre) 迦太基 (Carthage) 佛羅稜薩 (Florence) 熱那亞 (Genoa) 及威尼斯 (Venice) 諸城全盛時期，亦復如是。此諸城之女王，爲自固疆圍計，嘗自製各種器具，以供人民服用，亦有售之於遠方市場者，而銷售所得，乃常爲其大利之源。其次，狄布里於種種實例之中，又特引倫敦之情形爲證曰：『以利用能力之近代工業而言，倫敦固尙不足齒數。然倫敦之財富，已超出不列顛帝國其餘十二名城之所有，更勝於二十工業要區如科芬德里 (Coventry) 華佛咸木普敦 (Wolverhampton) 鄂爾得亨 (Oldham) 波爾敦 (Bolton) 普里西敦 (Preston) 哈得茲飛 (Huddersfield) 多倫多 (Toronto) 等地財富之總和。蓋今日世界最大最富之城市，其繁榮之度雖日升月恆，而其致富之道，直接由於近代工業能力者，實佔全部最小之成分也。』

夫使商業之利潤優於工業，或轉遞貨物者所得之報酬竟厚於製造貨物者之所得，固不得謂爲事理之平，然而今日之爲商爲工者，其情形乃儼然如此，彼僅因轉遞或經紀之勞，而於瞬息之間坐擁巨資者，蓋比比皆是也。惟揆諸事實，商之地位在經濟界中確爲必要，其利潤如以全體之總額

而言，亦或非最巨者，獨因其所冒危險過大之故，其利潤乃未能平均分配。故商人中白手成家者，固不乏其人，而傾家蕩產者尤不計其數。徒以成者聲名籍藉，敗者湮沒無聞，而吾人乃惟覺經商者之多成功也。

居間商業之取贏，在於先期囤貨，待價而沽，而贏之可得與否，每不可知，此其所以乃有相當之危險也。惟有危險，胥有報酬，故使吾人能根本消滅或減少此種危險，則吾人即可節省不少中人所得之報酬。

此種目的，在社會主義之制度下使果有理想之政府與理想之人民互相合作，本不難於達到。蓋政府既知何者為人民所最宜消費之物，即能從事生產此物而分配之，而人民亦能服從政府之意志，而消費此物，則其生產組織之簡單與經濟，當不難想見，願事實上，世界上當無一國之人民，能忍受如是之犧牲，至一星期之久也。

或有主張推廣地方政府之權力，以價廉質美之食品供給貧民，俾其可得較廉及較佳之滋養料者。此種制度使果能審慎推行，原屬嘉惠平民之舉，願事實上，仍甚難解決吾人之滋養料問題，蓋

今日各地所產之牛乳，亦如一般商品之爭趨於最有利之市場，鄉村人民每難得乳以哺其嬰兒也。且此種改良之計劃，須由在官者努力施行，亦非吾書之所欲討論，以吾書所示，僅在指導一般人民，如何可以糾正近代經濟制度之缺點，凡有待於政府之設施者，俱非吾書範圍之所及也。

因居間制度所冒之危險及所取之報酬，而發生之種種浪費，吾常人所能糾正者，惟在實行購買吾人實際所需之物，摒除非必要之奢侈品，使居間商人之危險，得以無形減少而已。蓋使全體消費者皆能如是，則工業活動必集中於不易變動之較小範圍內，而一般依賴預測社會之需要以爲生者，亦必能減少其失敗之原因與損失之機會，因而獲得一較爲平穩之市場。抑使吾人果能養成如是之用錢習慣，同時尙可以發生一種巨大之經濟利益，質言之，即凡廣告制度上所發生之種種浪費及無謂之舉動，今皆可因此而節省也。

廣告事業之非常發展，實爲今日企業界中極爲怪異之狀況。蓋頭腦明白之人，斷不因售貨者之宣傳，某貨爲廉，某貨爲佳，而即從事購買也。惟事實上吾人之爲此者，乃數見不鮮，是故一般商人皆以爲以廣告大事宣傳，實爲有利之舉。狄布里會引證廣告業公會 (Incorporated Society of

Advertisement Consultants)某會長之估計謂英國商人所費於廣告方面者年達一萬萬鎊。歐
美二洲企業家所費者年達五萬五千萬鎊。(註一)凡此糜耗，皆消費者之直接損失也。

惟廣告亦非完全浪費者。在某種制度之內，廣告亦有相當之用途。例如有新發明之電燈於此，能以較少之電流，發生較大之光線，則如能以廣告宣傳之，自能使一般消費者，迅速知聞其事。又如吾人需要某物，而不知其可於某處及某價得之，則藉廣告之力，即可得相當之消息。惟關於此點，廣告亦非常必要者，蓋使吾人所欲得者為普通之物品，凡用過此物之人，每不難憑其往日之經驗，而告知吾人也。願使吾人所欲得者為特殊之物品，則廣告即為必要。例如吾人欲購一書讀之，或擇一種花木種之，則圖書目錄即可告知吾人某著名作家最近曾有何書出版，花卉目錄亦可告知吾人以種種之關於花木之消息也。

惟是云云者，實未盡適合於近代所謂廣告之意義。近代之廣告學家，常以能使人民購其所不願購之物，為其巨大之成功。故假令其目的果達，無非使一般人民浪費一筆金錢，以酬其造成廣告

(註一)供給與需要之定律 (Laws of Supply and Demand) 頁一八二

之勞役耳。又廣告家常謂廣告可使售貨者銷售大量之貨物，低減貨物之價格，因而同時利及消費者及售貨者。此語誠非誇大之詞，然欲達此種結果亦非易易。蓋使同時有數種貨物均以廣告宣傳，而競爭於市，則低減售價者實為競爭之力，而非廣告之功。至使其他競爭者完全被靈巧之廣告驅出於市場之外，而使售貨者獨占其銷場，則其因大規模生產而發生減低成本之結果，亦徒使售貨者自收其利，非消費者所得分潤也。

夫使吾人之購買行為，果能一以實際欲望為標準，而不顧廣告爭奇鬪異之宣傳，吾人固無須完全廢除廣告事業之全部，然而吾人至少已可節省數百萬之金錢，如今日之所用於廣告方面者。至或謂廣告減少，將使印刷業不能立足，亦不得謂為合理之論，蓋印刷事業所代表之生活，包羅萬象，即使其在廣告上之收入，完全失去，亦不至遂因是而不能維持。且無廣告，則一切報紙將給予吾人以更佳之消息，與更佳之材料，而不必以大好地位，供給廣告刊登，其價值亦必能增加不少。或謂如無廣告，報紙或將縮小，其價值或將較昂。然在此種情形之下，報紙業務之成敗，已不必如今日之完全依靠廣告之收入矣。

當消費者取得物品以供消費以前，一種物品所須經過之人手，實不知凡幾。如吾人上文所述者，已有資本家，僱主，經理，職員，工人，運輸人，商人，經紀人，廣告家，零售商，及供給通貨與信用之銀行家等等，皆須於生產收入項下，分嘗一瓣。此外尚有若干級之人其勞役雖不與生產事業直接相關，而生產者卻須供以衣食住及種種奢侈品。如君王，官吏，公役，警察，兵士，水手以及其他保障安寧與秩序之種種人員即皆其尤要者。他若律師，醫生，教士，教員，著作家，藝術家，證券經紀人及其他供給吾人智育上，德育上與體育上之便利者，亦皆分沾生產利潤之階級也。

凡此階級對於世界財富之分沾，實與吾人所欲解決之改善勞工生活之問題，有密切之關係。蓋財富之生產，每為資本總額，經營能力，原料，勞工，及運輸工具所限，今此等階級之勞役，既非直接與生產有關，而對於財富之分潤又為量甚巨，則勞動者在生產利潤項下，所能享受之成分自難於增加也。

原此等階級之分沾世界之財富，就大多數情形而言，誠皆為份有應得者，蓋有數種勞役如不存在，則生產者即將不能生產，亦有數種勞役為供給生產者，以相當之訓練，啓發及娛樂者，如不存

在則生產者之生活即將感覺枯燥無味，了無生趣。惟有時此等階級所得報酬或未免過於高昂耳。

最近帝國鐵路委員會 (Royal Commission on Railways) 開會時，曾有一驚人之報告提出。在該報告中，奧斯特 (Oest) 商會副會長威爾遜 (B. P. Wilson) 氏（爲煤鐵巨商）竭力主張「須以種種方法，禁止鐵路公司以鉅額款項，運動國會通過或否決各種議案。此種款項，據氏之估計，目下各鐵路公司所負擔者，當達九千萬鎊之巨，故結果徒增各路之開支而已。」（摘錄一九一四年，三月七日泰晤士報所載報告全文）而自吾人觀之，鐵路公司所負擔是項開支，既如是之巨，則其足以增加經費，減少股利，及限制工資自亦爲毫無疑義者。然則在此種情形之下，其影響又將何若？曰，此數公司所費九千萬鎊之金錢，並不用於改良服務方面，俾使運貨載客取費廉而成效著，而專用於對付各方之用途，俾使議會中不至通過有損公司權利之議案。且分得此大宗款項者，又大都爲代表鐵路公司四出奔走之律師。則此等律師以其所得九千萬鎊之金錢，享用每年所出之財富，其對於社會生產之趨勢，固有顯著之影響也。

不惟此也，此九千萬鎊之金錢，又係由各鐵路公司之資本項下撥來者，勢不能不負相當之利

息。今使此項利息高約三釐，則每年乘車與運貨者，為公司在國會活動之故，而負擔之損失，為額當達二百七十萬鎊。是種支出，自公司方面言之，或亦為必要。蓋當鐵路初次開築之時，各地人民因不欲其田業或鄉村為鐵路所侵擾故，常起激烈之反抗，雖後日鐵路經行之區，地價無不陡增，然當日人民之反感，固純出於自然，非未來之利益所能移動也。惟自此一例觀之，則雜業者之分沾工業之利益，已昭然若揭。

同時尚有所謂職業家者，以代人服務為生，其目的在使人民生活舒適愉快，並使能享有其勞役者，安全獲得工業上所生產之有形財富。例如醫生及律師因各在其業務上為人服務而獲酬金之故，遂得對於種種工業所產之財富，有相當之享用權。此享用權或可由醫生及律師自用之，或可以工資及其他支付之形式，轉遞與其所僱用之人員或其他對之發生關係者。此項職業家，各種工業非如是供給之不可，以倘不得其服務，則從事工業者，將耗費其光陰之大部於應付種種醫藥上及法律上之問題也。當吾人散步於村鎮之間，吾人對於熙熙攘攘之人，輒發生疑問，未審此輩果依何人而生？在此村鎮中，吾人或不見有一工廠或一工場之存在，而街市之間，逆旅林立，廣廈千間，居

之者，類皆豪侈之人，僕從如雲，賓客如雨。此輩自不能皆為坐擁祖業之資本家，其中必有若干係代各種生產者服務，而因之以為生者。然而此輩之生活乃反較生產者為優，則亦滋可異矣。

上述鐵路公司以九千萬鎊之金錢，耗費於不能直接增加生產之途徑，其現象在經濟學上即謂之為「資本含水」(Water-bolting) 質言之，即謂一般供給非工業的勞役者，於無形之中增加工業之負擔，不啻以水分滲入社會資本之內也。惟鐵路公司在事實上實不能避免此種現象，因彼輩如不耗費是項金錢，則有利於公司之議案，即將不能通過於國會。推而言之，一切公司當開始營業之時，殆無一不有若干含水之資本，如照牌之價值，或其他種種組織上所必需之開支皆是。是故雜業者之勞役在社會上實為必要，惟其所取利益過多，致使生產者血汗之所得損失過甚，是則吾人在消費者之地位上所必須加以注意者也。

第七章 消費者與常識

茲請再進而論消費者。上文當吾人討論各種分沾工業利益之雜業者時，吾人已知社會上斷不能因欲改進勞工之生活故，而消滅任何一種之居間業及雜業者。凡資本家，僱主，經理，經紀人，甚至廣告家，就其現在之形式而言，殆無一對於工業為非必要者。其次，吾人又知有許多享用工業利益之非直接生產者，如一旦停止服務，則社會上一切生活必將感覺不安與枯澀乏味。

吾人在「如何可以不假革命及法律之力，而改善勞工生活」之問題上，所僅可視為一線曙光者，即為一種結論，認定：使吾人能減少商人所冒之危險，則資本家及商人之報酬，即可自然減低，而不至驅之出於市場之外；而欲達此目的，即在使各種工業多產實際為人民所需之物，而少出奢侈品，俾使市場之需要情形可以比較穩定。

同時吾人又須認定，使現在缺乏必需品之人民，不能增加工資俾其有購買此種必需品之能

力，則工業之出產，雖多爲人民實際所需之物，其結果仍無甚意義。

然則吾人應如之何，而後工業生產方能集中於必需品，及勞工工資方能合理之增加乎？關於此點，吾人已曾於第二章中大略說明，謂使吾人能逐漸改良吾人用錢之習慣，則以上兩種目的即可完全達到。今茲吾人既以步步推求之方法，研知消費者，或用錢者，實爲貧窮現象之負責者，故當再進而詳論之。

此種結論實至爲適當，以其所包範圍至廣，使吾人大有可以懺悔之餘地也。蓋世界上無論何人皆爲消費者，使吾人果能試行節約，則所用之金錢，即可有更大之利益，而世界亦將成爲更爲快樂之世界矣。

然而一二具有普通常識者，或將作如是之論調：「吾何故而須儉約，儉約於吾究有何用？吾之收入所以每年有一千鎊者，以吾努力工作也。使吾之工作不值此數，則將無人願以此種代價爲酬，然則吾爲何不能任意享用此種收入耶？且吾亦不能對於現在之經濟制度負責，而現在之經濟制度亦待吾不薄。吾既納稅以養政府之人員，使社會果有缺點，則改正之責，端在此輩。吾有金錢，吾固

可視其適當者而自由享用之；何爲而須強違吾之意志耶？」

對於此輩吾人不妨以下列理由威嚇之。吾人所以提倡於用錢方面略加考慮者蓋以使此種方法果能改良近代之經濟制度，則其法固較優於種種激烈之運動如大罷工，大流血或大革命者。今日世界勞工之不安，在歷史上殆未前有。同時一般人士對於勞工表示同情，而以爲勞工應能享有世界財富之更大成分者，皆喜見此種暴動之發生。惟彼對於現在財富之分配方法表示滿足，並極欲自由享用其自有之金錢者，乃極不滿於勞工之騷動。蓋此輩自覺其地位實較勞工爲可敬。其所以自奉者每日非三四餐不可。則勞工之躍躍欲試，自爲彼輩所痛心疾首也。願使一般勞工果能解決其團結之問題，俾使所謂大罷工者，實爲全體勞工一致之行動，則此種手腕對於一般徒知享樂者，即將成爲極可怖之武器。蓋當勞工實行暴動之時，其對方雖可施行鐵腕政策，及頒佈戒嚴命令，而實則所謂鐵腕雙方均可用之，所謂戒嚴亦不難爲暴動者所破壞也。

反之，使上文所謂有普通常識者，爲一堅強不屈而具有熱腸之人，不以吾人所描寫之暴動爲可怖，則當告以彼輩所自信其在經濟上價值之偉大，及其有自由享用財富之特權，實爲一種誤解。

自一方面言之，彼輩固可自由使用其金錢，然使其果能稍一考慮，即將自願略略改變其用錢方法，而認其必有較佳之結果。蓋吾人於上文中已曾詳論何者為用錢之正當途徑，使彼輩耗廢其金錢於奢侈品方面，其結果將使一般生產者分其用於生產必需品之資本精力及勞動之一部，而多產奢侈品，致使必須品產量日少，價格日昂，而為貧窮者所不易購取。且吾人之所望於用錢者，並非欲其分散金錢，蓋分散金錢如不得其道，反害多而利少，吾人之所望者，乃欲其節省今日所用於奢侈品之金錢之一部，而投資於必需品之途。夫如是則一方資本之供給增加，一方社會對於奢侈品之需要減少，而貧者所得之工資亦可漸增，其所需之必需品亦可漸廉，即用錢者亦必能轉覺其生活之更為優裕也。

其次，吾人即可利用其所有之常識，而以情理動之。第一，吾人可先詢其每年所得一千鎊之數，是否即足以表明其服務之價值，適十倍於每星期工資兩鎊之工匠。如其否也，則此一千鎊中，適足以抵償其幹才能力及工作者究為若干，應歸功於教育、訓練及初期嘗試之力者，又為若干。進而觀之，即使就其開始服務以後而言，其所得之收入，固可完全視為其個人努力之酬報，然同時所謂命

運與機會等要素，又須加入計算，蓋吾人如就其同時卒業之同學以觀，其中必不乏具有同等能力與學識者，每年僅能得數百鎊之收入也。更有進者，吾人於上文中又已曾舉出充分之證例，證明勞工中實不乏有天賦甚優足資造就者，徒以缺乏均等教育之機會故，以致埋沒而終。故使凡有天才者，皆有平等之機會，則此年得收入一千鎊之人，或未必有特異之處也。然則今日企業界中所以有才難之嘆者，蓋有由矣。

不惟此也，使上述之用錢者，離羣索居，無社會以保其安全，及供給奢侈品以備其享用，則雖有特長，又將安用？近世之抨擊地主者，每謂地產之昂貴，皆由於近鄰之人羣欲爭居其地，是說也。殆無往而不可適用。蓋使吾人果深居於不毛之山中，無論吾人之能力如何偉大，究終無由有舒適之生活也。至所謂奢侈之生活，則更無達到之可能矣。故吾人如爲一獨立之人，則今日安適之生活，即無由實現，而欲其實現，即非爲經濟社會之一份子不可。吾人常以爲今日之經濟發展，皆由於競爭制度所造成，實則合作制度之重要，殆尤遠過於競爭，以吾人如不先能合作，即斷無競爭之可能也。然則社會既與吾人以舒適之生活，則吾人在情理上又安忍坐視供給吾人財富之勞動者，長處於貧

困之中，而不思所以援助之乎？又使吾人耗費資本以生產非人民實際所需之物，以致勞工日貧，國力日敝，是又豈合理之政策乎？

難者曰：『有社會卽必有貧富之分，社會中所以有強者有弱者，與弱者之必須處於劣等之地位者，亦自然之法則也。』

斯語誠不可謂非。蓋卽使吾人之收入能完全平均，而彼此間之幸福程度仍萬難齊一，以各人之環境不同，甲有百鎊之收入，可以優遊卒歲，而乙有千鎊之收入，或反覺生活維艱也。惟社會間既常有貧富之差，則使吾人能略略改變用錢之習慣，而卽可減少此貧富之善度，吾人又何樂而不爲乎？

且上述之所謂自然法則，亦必待吾人能完全證明強者確處優勢，弱者確居劣勢，而後乃可用爲論辯之根據。實則使自然法則果能自由運用，吾知世界之財富現狀，勢有非澈底重行分配不可者。昔大科學家及大思想家赫胥黎（Huxley）曾謂：『使世界無人爲之勢力爲阻，則一般居於高位之愚者弱者，必將隨自然之勢力而淘汰，而競爭之勢力亦必使社會之份子，或則由高至低，或則

由低至高，時爲循環不息之流轉。」

所謂文化實卽爲人類戰勝天然之一羣事實。在天然狀態之下，使吾人有一枚腐齒，勢必須任其自然腐蝕，殆至痛不可忍之時，始用小石擊而去之，結果或且損及他齒。殆文化既進，牙齒發達，吾人乃有預防齒腐之術，而齒牙因亦得保留其自然之狀態。又當文化未開之時，吾人完全依賴體力，而漁獵以爲生，故有時不免凍餒而死，或被野獸所傷。及文明進步，吾人乃得延長其壽命，而得安樂以終，不至隨自然法則而淘汰。又使自然法則得以自由活動，則吾英北部鑛工與股東之爭，亦必能迅速解決，不至拖延歲月也。

赫胥黎所謂人爲之勢力，不僅庇蔭愚者弱者已也，凡僥倖生於小康以上之家，曾享受相當之教育，因得豐衣美食而處高位者，皆可謂爲人爲勢力之所滋育。故所謂天演淘汰，適者獨存，實不得視爲不易之論，以吾人如以常識之所及，精密觀察社會之現狀，卽知生存者不必盡爲競爭中之最強者也。人爲天演界中最弱之動物，其所以卒能戰勝自然界中之一切仇敵，而處於主人之地位者，以其智識獨高，能以合作及扶助弱小之力，消滅天演公例所造成之惡果耳。故其扶持弱者，俾其不

至天然淘汰，亦正如牙醫之保護腐牙，使其成爲有用之物。惟人類之制勝天然，似已行之過遠，致使人民之獲得財富，憑於體力及才能者少，而憑於環境及地位者多。道德之力，蕩然無存。多數之人民，雖不必盡爲弱者，而皆未能維持其生計。凡此缺憾，吾人具有常識者，自皆思所以糾正之，然同時亦不欲過事宣傳天然法則之勢力，以吾人在社會上之地位，固多憑依人爲之勢力也。

此外尙有一點，亦爲吾人常識上所可以討論者。或謂吾人縱能勸告用錢階級，於用錢之時，略加考慮，俾使資本有餘，工資增益，而必需品之價格可以日趨低廉，然吾人仍未能解決貧窮問題之全部，以社會上本有一部人民，因身心較弱不宜工作之故，斷難獲得提高工資之利益也。此語誠是。然余固不謂使上述之改良方法果然施行，世界上之經濟缺憾即可完全彌補。且事實上亦斷無一種萬應之靈藥，如曰萬應，實則一無所用也。惟吾人至少可謂使工資可增，物價可減，則彼因遺傳及環境關係，以致喪失其應得權利之人，必可漸漸減少，或且可更進一步，以至於完全絕跡亦未可知。則當此之時，祇須以國家之力，使此等之人不至滋生，或教養其子女，俾使環境之力，可以補救其遺傳之弱點，則貧窮之問題當可完全解決矣。

然則此近代經濟制度中最不幸之現象，即身心羸弱不宜工作之人，果如何而發生乎？曰：其故有二：一、勞工工資低微，生活艱苦，以致造成悲慘之環境，貧民處之遂永無重見天日之望，一也；富人用錢豪奢，生活淫靡，以致養成揮霍之惡習，青年子弟耳濡目染，無所用心，結果雖有赫胥黎所謂人為之勢力為之扶持，而終不能自拔，二也。凡此原因，使吾人能實行上述之改良方法，則經年累月之後，或可完全消滅。雖是種生而怠惰及畏難苟安之人，欲使其絕跡於社會，非經數世之努力不可，然使吾人果能瞭然於用錢豪奢之為貧窮現象之原因，及改良消費之為補救貧窮現象之捷徑，因而進而提高勞工之工資，改進貧人之生活，并摒除富人揮霍之習慣，吾知其必可以有相當之結果也。

第八章 消費者之責任

今日吾人之用錢方法，鮮為理智所支配，而多為習慣，時尚及嗜好模倣之性僻所包圍，蓋一般人民意志薄弱，而炫奇鬪異之廣告復從而誘惑之，用錢之風遂於不知不覺之間，為之默化潛移也；今日社會之消費現象一言以蔽之，蓋如是而已。

故哈德栗博士 (Hadley) 曰：「今日以法律規定人民買賣之制，雖已摒除不用，然吾人不能遂謂個個人民，均能運用其理智，以購物品之最足使其快樂者。蓋人民一脫法律之羈維，即立為風俗所束縛。故多數人民之用錢，大都由其四周社會之情感支配之，其本身之欲望及需要殊無重大之影響。同時各家庭之生活程度，亦半為社會習慣所左右，即使其習慣為毫無意識者，亦絕少有人能以理智之力破壞之。是故吾人今日雖日日侈言經濟自由已有進展，而如謂人民之用錢習慣，已能脫離風俗之羈絆，則殊非事實；反之，風俗之牽制人民之經濟行動，其勢力且較任何效用之勢力

爲大。至或謂社會用錢之風俗，實卽代表一般人民對於物品之普通標準，卽最足以使其舒適及快樂者，亦不得謂爲事實。蓋所謂風俗，不過爲一般人民缺乏判斷力之表現，或舊日人民所遺傳之習慣，是種習慣雖於當時會有相當之價值，而今則已失其效用矣。且自廣告之術，日漸發展以來，人民尤鮮運用其理智之機會，凡一人欲購一物，每不易爲其自由之意志所支配，而常須待至他人告以何物可購之時，而後購之。故風俗及遺習之束縛人民，惟廣告之力足以破之。然如謂廣告足以引導人民之選擇力，使其趨於正軌，則又未必，以大多數人民本無所謂有選擇之能力也。反之，因廣告之引誘，多數人民乃時常需要有害之物及無益之物，甚或購之而不自知其果需要此物否也。」（註二）

此大經濟學家所述之種種不良之影響，使受其害者僅爲吾人之自身，則尙無重大之意義，以吾人如自願耗費其金錢於風俗習慣及廣告之勢力下，而不至害及他人，充其量亦不過蒙愚昧之惡名及自作自受而已，與社會無與也。願使吾人一念及人民用錢不慎，將使貧者愈貧之事實，則當立覺此大經濟學家所述者，實爲一極爲重大之悲劇，而思所以解決消費者責任之問題，俾使一般人民不再忍受習俗及廣告之包圍焉。

當吾人之言及消費問題也，常不免集中其注意力於國家巨額之支出，而尤痛斥軍費及軍備之擴張。平心言之，是項費用亦確為可驚者。

威爾遜氏嘗謂：「此十年中之海陸軍費，較之一九〇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十年中所耗費者，殆多出三萬零六百萬鎊。使此項巨款果能用於種種和平之工作，則人民所得之利益將有不可勝數者。如吾人可於英法及蘇格蘭與愛爾蘭之間，各鑿運河三條，以利運輸；大造森林，墾殖荒地，俾勞工多謀生之路，而社會有增富之機；建築大池，以儲水力，俾國中各處有灌溉之利，而鐵路及工廠等亦有充分之電力供給。如是則國中人口，可因農村工業之發展——此種發展不至礙及農業——而有平均之分配，同時城市人口擁擠之現象，亦可因而無形鬆動焉。」

上述威爾遜氏之言論，實為確切不移之事實。顧事有匪夷所思者，今日世界諸強之政府，雖明知擴張軍備為最野蠻之浪費，而軍備競爭仍日急一日，其中竟無一肯改變其方針，以求趨於實際安全之途徑者，是則滋可異矣。故使數百年以後，劍橋大學之學生，讀及吾人今日之經濟歷史，觀世

(註一) 哈德萊 (Hadley) 著經濟學 (Economics) 第三章

界諸強耗廢金錢於擴張軍備之途，而有惟恐不及其鄰之態，以致數百萬萬之金錢無異擲於虛牝，當舌擣而不能下矣。

近者安吉兒 (Norman Angell) 氏曾著論痛斥戰爭之有害無利，以期振聵啓聵，挽此狂潮。惟安氏猶未曾提及戰爭之有害於勝者，初不殊於戰敗者。吾人試翻歷史，試問古今來之戰爭，果有多少純粹爲由於求獲利益之目的乎？推原其因，大抵皆爲兩國領袖關於均勢主義之衝突，或祕密協約之爭議。例如吾英與部耳人 (Boers) 之戰爭，固有相當之財政背景，然使吾人能不遺忘馬朱巴 (Majuba) 之事，能不垂涎於南非，及能不爲激起惡感之舉，或其他與金錢利益無關之事，是種戰爭固不至發生也。

惟政府之支出，非吾書範圍所及，且論者對於各國之重徵租稅，以充軍備，亦非無抱贊成之態度者。蓋擴充軍備，非以享樂爲目的，而爲人民出於自願之犧牲，其結果對於國家，固亦有相當之利益也。且擴充軍備，需款雖多，如上文威爾遜所述十年之軍費，其總共之額，雖似若可驚，而如以之與吾人耗費於奢侈品者之總額互相比較，固猶相形見拙也。

何謂奢侈品？奢侈品云者，蓋指任何物品，吾人失之，而不至害及身心之健康者之謂。是故觀此種可以伸縮之界說，可知奢侈品之爲物，實爲隨個人之環境而變遷者。如有若干家庭，竟不視奢侈品爲可供享樂之物，而僅以其數量及價值而貴之。又吾人固皆需衣食服用及享樂之物者，惟吾人所消費之數量如略爲減少，吾人之快樂及健康亦未必遂因之而受重大之影響也。願使吾人於此，定一嚴酷之法則，而謂每人之消費某物，不能超過某量，如有超過者，即可視爲奢侈品，則又爲不通之論。蓋人類身心上之需相當程度之娛樂，及相當美化之環境，亦正如吾人之需要食物然，殊不必強行制欲，如逃禪修道者。且如吾人自幼至長，習於某種程度之安樂，一旦失去身心上亦當感覺痛苦，惟如超出是種程度之外，則皆可視爲奢侈生活耳。

今日之摩托車及腳踏機車，均可視爲奢侈品之特例。蓋二十年前之街道上本未嘗一見此物，其時且有一律，規定凡以機械推進之車每小時不得行駛至四英里以上，今日吾人雖不用此物，於健康上未必卽有損失，願既有此物，而吾人之健康亦未必較勝於一八九四年以前者也。反之，此摩托之喧聲且足以擾亂吾人之神經，而一般青年習於用此，其肌肉亦常受相當之不良影響，是則其

於吾人之生活上且有相當之損害也。一九一四年二月三日倫敦之泰晤士報曾載有一文，估計不列顛三島之摩托車消費每年當達七千四百萬鎊。（其中包有購買新車之費用，）其浪費可謂巨矣。下列為正確之統計數字可以參閱：

購買新車費用

一九·九一二·四二八鎊

附屬品費用

五·七七三·三九六鎊

維持費用

四七·九九四·〇〇〇鎊

共計

七三·六七九·八二四鎊

據該文所述上列數字所包者，僅為關於摩托車上之一切直接費用及維持費用，其他種種間接之開支，如駕駛者之制服，遊歷時之逆旅費及運輸費等，每年至少亦有數百萬鎊，此外若再加上每年約一千一百萬鎊之磨損費及其他項目，則以其最近增加之率計之，截至是年為止，每年英國關於摩托車之消耗，當達一萬萬鎊左右。惟制服費及逆旅費在簿記上似不宜包於摩托車之帳目項下，而磨損基金（即特別撥存之基金，以備於舊車損壞時，另置新車者，）亦不過為簿記上之一

種手續，凡購置摩托車者，鮮有注意及此，（有一備置摩托車者，曾告余謂使人人憶及磨損之事實，則將無人購車，）故吾人最低可估計每年磨托車之消費為七千四百萬鎊。至或謂自摩托車盛行以後，舊日之種種馬車，多已廢棄不用，而摩托車之載人運貨亦較昔日迅速而價廉。此語誠是，然獨不思摩托車之常年費用每較他種車輛為昂，且今日之購備摩托車者，使其處於二三十年以前，當未必皆有自備之馬車也。

其次，電話亦可謂為奢侈品之一，今日富人之消耗金錢於此者，為數當極為可驚。平心論之，電話在營業上固極為有用之物，以一業有此，他業即不能獨異也，惟對於私人則為非必需者，抑即視為引起其他奢侈行為之源亦無不可。例如最近有一友人告余，當其家中未有電話以前，苟欲出外觀劇，非先行預定不可，今則每於晚餐之後，如偶覺無聊，即可以電話至劇場定座，其每年因有電話而耗費於觀劇方面者，蓋為數不貲也。

惟摩托車與電話之耗費，僅限於小康以上之家，此外如田獵，射擊，馳馬，賽船各種奢侈之遊戲，以及下級社會在衣食服用方面之所浪費者，如年終之野外遊戲，及星期之種種娛樂，總而計之，每

年所消耗者爲額當大可驚人。吾人常謂使一國能全廢其海陸軍備，而卒達於理想和平之域，則每年所省之金錢，當屬爲額不貲，而不知以此類彼，殆猶小巫之見大巫也。

或謂摩托車之製造及使用，亦可謂爲偉大之工業，且富人所耗費於此者，類皆入於工人之囊中。斯語誠未爲不是。然使富人階級忽然發生一種嗜好登樓之習慣，各於其自有之地產上，自建高樓一座，備有升降機及餐室，則建造，修理，油漆，開駛升降機，及供給膳食所需之人工，當亦爲數甚夥。此種事業亦可謂之大工業乎？蓋如因多僱人工起見，而大興事業，則各種愚笨之事，可以舉辦者甚多，卽如昔日之弄熊爲戲，及掘墓竊尸者在當日亦何嘗不爲偉大之事業，次之，如奴隸貿易亦何莫不然？

惟用錢於非必要之途，與用錢於生產之途者，其間實有重要之差別，蓋前者當所購之物一經耗損，或所取娛樂一經享用，則所用金錢卽化爲烏有，而後者則資本一經投入，以後便能源源生產，使勞工之工資，職員之薪水，及股東之利息紅利，皆有所出焉。

論者謂摩托車階級每年所耗數千百萬之金錢，非化爲烏有也。其間有者爲勞工之工資，有者

爲職員之薪水，有者爲股東之紅利，有者爲廣告師之收入，有者爲其他一切附屬事業之利潤。同時受此金錢者，又以衣食服用之故，而分散其所得於各業。是此數千百萬之金錢，固時常流通於市面，而使無數人享受其利也。事又寧有善於此者乎？

然使此數千百萬之金錢，不消耗於摩托車及其他奢侈品之途，而直接由其所有者，或間接由其所信託之銀行，投之於公私之企業，以經營種種工商或公共之團體，以興辦一二事業，則其結果又將何若。昔穆勒（J. S. MILL）嘗謂：「工業之發展，自一方言之，固每爲資本所限，然使資本一有增加，則工業所能僱用之人數亦必能激增無已，無有限制。」故使公私之企業，或公共之團體，果能借得上述數千百萬之金錢，則其資本亦必能大形增加，而可建築鐵路，設立工廠，建造輪船，開墾荒地，或其他種種之實業也。

是故吾人無論如何應用其資本，其影響每必能增加僱用之人數，及促進貨幣之流通，而與消耗金錢於摩托車之途者毫無二致，惟其結果則大相逕庭耳。蓋在此種情形之下，向所消耗於摩托車之金錢，將可用以設廠，築路，造船，及其他種種生產之事業。同時城市之間，或亦能改進水料之供

給，公園之設備，及道路之制度，而使其全體居民身心交益。又在十年之中，所有摩托車均必將磨損不堪，不足生利，而使其主人不得不耗費其金錢以維持之。而同時鐵路，工廠及汽船等，則均可繼續生產，不至中輟，且使經營得法，建造得宜，其所生產者，亦必足以支付修理，利息，利潤，薪水及工資等費。至汽船一項，雖至易磨損，但其所得之收入，儘足以設置一筆磨損之基金，俾使汽船完全成爲廢鐵之時，足以購置新船，以代舊者。

由此觀之，可知凡金錢之用於生產方面者，皆有永久存在之價值，可使財富之生產愈多，及人工之僱用愈衆。至生產工具之壽命較短者，如汽船或機械之類，其所得之利潤，亦必達相當之數量，俾於其完全磨損之時，足以購置新者。是故在此等情形之下，凡所耗費之金錢，皆可使財富愈產愈多，人工愈用愈衆，反之，使吾人消耗金錢於奢侈品方面，則使所購之物一經損壞，所用金錢即將化爲烏有。雖奢侈品方面，非無一二經久耐用遠過於汽船者；如鑽石及珠鍊之類，皆可世世相傳，不損毫髮。然此等玩物存之不足以生利，而經時略久，嗜好一變，其價值亦必將完全喪失也。

詰者曰：「子之所謂投資得宜，即可多產財富，及多僱人工，實亦爲假定之語氣，蓋得宜二字至

難言也。使吾人投資不慎，以致完全虧折，不得享用分文，則何如逕購摩托車之爲愈乎？」

斯語誠是，且此種現象亦確爲經濟恐慌之一大原因。最近余且曾聞某企業家言，德國將於最短期間內，成一世界最富之國家，蓋以其政府監視及保護投資者至嚴，凡公司之有不當之行爲者，其董事即將全體入獄也。惟使人民果無嗜好奢侈品之習慣，卽不至易爲甘言所誘，而投資於欺詐之企業。蓋不正之公司，及不穩之證券所以存在，卽因多數投資者，習於奢侈，不得不謀一致富之捷徑，因欲致富，而結果乃反爲致富之捷徑所誤也。今日使吾人入一投資之市場，每不難聞投資者相謂：「生計如是艱難，吾人殊不願於六釐之利息下隨意投資。」然使吾人研究其生計何以如是艱難，則當立覺其所以如此者，特因其生活過於奢侈耳。例如因四鄰皆有汽車，遂亦欲勉置其一；因家中設備過於簡單，遂競欲宴客於大飯店，實則所謂大飯店者，其食品未必可靠，其環境未必優美，其音樂未必動人，或且足以妨礙賓客之談話，其生活未必舒適，或且足以引起奢靡之惡習，而結果乃變成非六釐收入卽不欲投資矣。

所謂投機，自有充足資本者言之，固不得謂爲不合法之舉動，且做此亦不足以振興新工業。惟

使貧窮之人，視之爲致富之終南捷徑，並自以此實近於賭博之舉動，爲投資之行爲，即自吾人觀之，即爲有罪者矣。

今使吾人知用錢之責任何在，並知使吾人耗費金錢於奢侈品之途，即將有使貧者愈貧之習慣，則吾人不但惠及貧民，利及本身，而且可使社會於最自然之狀態下，改進其財政之組織。蓋如是則吾人自欲從事穩妥之投資，而不易爲賭博性質之企業利益所擾。同時不正當之證券，亦將因無貪心之投資者之故，而漸漸消滅。而彼不誠實之公司組織者，及股票推銷者，亦不得不改變其方針矣。

夫不正當之投機事業，既能因此絕跡，同時盲目之賭博行爲，復未能再事引誘貧窮者，則正當之投機，即新方法之試驗，或新發明之促進，必可多得可用之資本，而不患無發展之良機矣。蓋投機事業本爲經濟發展上所必要者，惟投機之目的，應在興辦一種正當而未發達之事業，且從事投機者，亦必爲負責之企業家，及力能負擔虧折之危險者，普通人民未可輕易參加也。

使一切用錢之行爲，皆有相當之意義，社會之金融狀況，自必漸趨健全。惟金融界之領袖，亦必

審慎考慮其所放出之款項，是否皆置於正當之生產用途，而非以供發揮政治之手腕，或其他更劣之行爲者，否則，所謂節省之利益，必將無形銳減。蓋今日國人之對外投資，每不免爲一二落後之外國政府所引誘，其所謂未來之收穫，類皆空中樓閣，未易實現也。惟近年以來，吾英之金融界對於投資方面似已較爲審慎，如當巴爾幹戰爭發生之時，倫敦之銀行界皆不允借款與交戰國，雖有重利不爲所動。是則以安吉兒之演講有相當之效力耳。觀巴黎方面當時不與吾英取同一之步驟，而今則竟食其報，可知投資之不可不慎也。

當吾人討論國外投資之時，難者或又將曰，金錢外流，未必足以有助於國內之勞動市場。實則向外投資，固亦可增加食物及原料之生產，因而低減必需品之價格，且當大宗資本輸出之時，企業之活動及工資之增加，亦勢必隨之而同時發生也。

享用財富須負相當責任之觀念，並非發生於晚近。當中古時期，凡佔有土地者（土地爲當時最普通形式之財產），皆必須於戰爭之時，應君主之徵召，以財富爲比例，而出相當之人丁，其本身且須躬持干戈，而爲領袖。惟此種制度，久已成爲陳跡，今日凡支取利息，地租或優厚之薪俸者，自法

律視之，皆有自由享用其財產之權，其能捐斥巨資以充善舉者，則胥認難能可貴，蓋以其能犧牲社會所公認之私人財產也。實則，此所謂私產，並無確切之根據。蓋使其得自祖先之遺傳，則其所以能安全享有者，以有社會爲之保障耳。使其得自一己之才力，則其所以能和平收入者，以社會蔑視多數人民之教育，而獨予之以特殊之訓練耳。故凡其所享受之安樂，皆由於其爲社會一份子，而社會爲之扶持之故。然則今使其以有害羣衆之方式，而享用其金錢，致使貧者愈貧，苦者益苦，而國家全體胥受其累，豈非所謂以怨報德，忘恩負義者乎？且即使吾人不自人道及公理方面言之，使社會多數份子，缺乏必需品之享用，亦至不合經濟之原則也。

在最近數十年中，國家及私人方面之日趨奢侈，殆爲無可諱言者。故其結果，資本乃以日少，而物價乃以日高。蓋奢侈爲過分之繁華，與趨時隨俗之支出，並非純粹爲依照欲望之行爲，其影響與重稅之病民，殆毫無二致也。

狄布里嘗曰：「今日人民對於其本身之支出，不知其所需究爲何物者，至少當佔其半，所得非其所需之物者，至少又當佔其餘之半。……故其屋中所陳列之器具，半爲做效他人之飾品，而實非

合於美術舒適之標準者。其家人所穿着之衣服，半爲摹擬時尚之形式，而實非含有章身護體之意義者。其家中所僱用之僕役，半爲誇示豪侈之用途，而實非在家庭之事務上有絕對僱用之必要者。凡此事實，吾人或不願自承，願若細察他人之習慣，如富人之擁有屋宇田園，僮僕奴婢，而實則極少供個人之享樂者，即可知吾說之不謬矣。」

國家之奢侈問題，可由政治家解決之，而私人之奢侈問題，則可由吾人自決，使其生活果已養成奢侈之習慣。吾人或將以爲惟吾人乃爲奢侈習慣之受害者，使果因奢侈而負債，則食其報者亦僅爲吾人，與社會無與，此種思想固足以使吾人繼續享用世界之財富，而略無愧色。然使吾人一念及消費者之責任，則將立感此種責任之萬難規避。蓋吾人皆爲消費者，因吾人對於種種物品及勞役之需要，而後市場上乃有此等消費品之供給。故使吾人能剔除或減少奢侈品之消費，則同時即可阻止此等物品之生產，而使資本及人力可轉而生產種種必需品。抑吾人既能節用非所需要之物品，則資本之節省更多，人工之需要更急，而使勞工能得增加必需品供給之利益。勞工既得其所應得之必需品，則社會之貧窮現象，即可漸漸減少，而吾人仍可自由利用多餘之物品。若在今日

之情形下，則吾人所消耗之奢侈品，乃犧牲貧民之利益而得者也。

吾人既皆為消費者，即皆須負消費者之責任，顧事實上吾人中能顧及此種責任者，乃寥寥無幾，而奢侈生活則為一切階級之普遍現象。一般人民惑於廣告之宣傳，及富人之奢侈，每養成競相仿效之習慣。而貧民之不知儉約，與其浪費所得微薄工資之態度，尤為吾人所深滋慨嘆者。論者每以赤貧之人，能以錙銖之收入，勉盡事畜之責為可憫，然彼生計較裕之人，揮霍其衣食之資，以圖目前之樂，而忘及將來，其可憫又寧有異於前者。凡此情形實皆為極自然之現象。即如吾人固非生於同一之環境者，然使吾人處於此輩之生活中，並遭遇同一之問題，其果能顧及將來之幸福，而不同流合污者，究能有幾人乎？惟為勞工領袖者，當知彼輩工人亦為消費者之一，亦不能不負相當之責任，使勞工自身不能克制其浪費之習慣，恐終無完全勝利之一日也。

昔倭克爾 (Walker) 嘗曰：「大不列顛之人民，耗費於酒類飲料之金錢，每年可達一萬八千萬鎊，……在此鉅額之支出中，至少當有五分之四，消耗於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於人民德智體三育之用途。使吾人能顧念及此，即知消費方面，如能稍為審慎，當能改進英人之經濟生活也。」（註一）

關於消費者之責任問題，當以婦女之影響為最大。以婦女在消費者中頗有左右風氣之能力，如能利而用之，其勢力自至為偉大也。蓋世界人民之消費，大都由婦女任之，而在人數及財力最佔重要地位之中產階級中，此種現象尤為顯明。普通中產階級之男子，在其家庭中雖為名義上之家長，而實則其地位殆無一不如本涅特 (Arnold Bennett) 活葬 (Buried Alive) 中所述一生育受一妻及兩女所累之某醫生。以彼輩極好裝飾，往往不視此醫生為尊嚴之家長，而視之如搖錢樹，偶有所需，無不立應也。夫家庭之消費，在吾人之預算，本佔巨大之成分，今此種消費既多由婦女任之，則使婦女知消費者之責任何在，因而審慎其用錢之道，其所生之效果，當不可以道里計。然而最近之報紙中，竟有一貴婦，以有睡衣百襲之故，而引起社會之推崇，則欲糾正一般婦女之觀念，殆甚難也。

概括言之，吾人可謂現社會中阻礙勞工生活之改進者有二：一為資本之昂貴及稀少，二為食

(註一) 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 第五編第三章。余所引者為該書之一八八七年版本，一九一三年清英耗費

於酒類之支出為一萬六千六百五十萬鎊。

物之昂貴及稀少。惟使吾人能少耗金錢於奢侈品方面，並以實際之欲望，而不以時尚之趨向，為真正舒適之生活標準，則斯二者皆可無形糾正也。

其次，吾人又須努力消滅現代文明下所使人民感覺不滿之兩種原因。此兩種原因者，其一，即為一般人民常好以一己生活狀況，與他人之享樂標準互相比較，而不認其生活程度較佳於過去。人民者為滿足；其二，即為社會心理常認貧窮現象之存在為現在文明之恥辱。此兩種心理，祇須吾人能認定現在之享樂標準已較昔日者為佳，而不常求增進，即不難漸漸消滅。蓋今日社會之病態，即由於一般人民常認定用錢較多於他人乃為幸福之心理，今使彼輩能消滅此種心理，則上述使人民感覺不滿之原因，即可鏟除其一；同時使此輩人民更能抑制其對於奢侈品之需要，增加工業資本之數量，及促進必需品之生產，則其他原因亦可根本消滅。而貧窮現象亦可不至被認為社會之恥辱矣。凡此云云，吾人有餬口工資以上之收入者，皆不難努力為之也。

第九章 一九三二年之問題

最近余之友人及好讀此書者，皆勸余將此書改訂，俾使貧窮及浪費之問題，不至因近日經濟情形之變遷，而有成爲明日黃花之感。蓋以此種變遷，已使書中所引之證例，盡成陳跡；同時前章所述：「現社會中阻礙勞工生活之改進者有三，一爲資本之昂貴及稀少，二爲食物之昂貴及稀少」之結論，其真理亦似若有根本動搖之勢也。惟余以爲自生產者方面言之，食物及原料雖已不再有稀少之現象，如耕種者及開礦者皆認其產物已過多過廉，不足以求贏益甚或有虧折之虞。而自另一方面言之，則其稀少與昂貴之現象，仍未嘗少變，蓋其價格低廉與生產過多之現象之所以發生，並非由於其實際供給之超過消費者之需要，而實由於大多數消費者之無力購買。而消費者所以無力購買之故，則半由於商肆所陳列之食品，並不隨穀麥、肉類及其他原料而跌價，半由於世界之經濟紊亂，已使最富之國家，皆發生貧窮之現象，而使通貨之流通不如昔日之自由也。

抑此書所用爲討論之根據及其敘述之種種事實，雖已略有變遷，而改訂全書之時機，仍不得謂爲已熟。蓋近代之文明及其企業之制度，正在紛擾劇變之中，今如遽行改訂，而在數月之後，其材料恐仍將大失時效也。顧余又以爲此書雖早出版於一九一四年夏季大戰發生之前夕，而其中心思想之價值仍略無少變，甚且可謂至今日而猶爲確切。例如當時人民皆以貧窮現象爲可恥，而在今日世界生產能力增加之情形下，人民仍皆以爲貨物及勞役之供給，猶須儘量增加，俾社會生活更爲充裕，則其情形又何嘗有變。又如昔日社會之資本，果因國家及個人之浪費而日少日昂，以致企業發展，大受阻礙，勞工生活無由改進；則在今日國內市場因重稅薄利而蕭條，國外市場因資本呆滯而枯竭之情形下，其影響又何莫不然。

使上述情形而果爲正確，則吾人更當將其重行申說，蓋儲蓄本非一般人民之習慣，而近年以來，因稅擔之增加，尤使一般人民有欲儲蓄而病不能之感。彼富有者在昔日固視儲蓄爲至易之事，而在今日則因所得稅，附加稅及地產稅層層剝削之故，除支付保險費以維持其地產之資本價值外，幾於一無所餘。中人之家固亦可於儲蓄或消費兩途擇一行之，而當其遇此問題之時，亦常有何

必儲蓄之感，蓋即使其倖運來臨，偶獲巨款，而國家亦必藉口其爲「不勞之收入」而課以重稅也。至貧苦之家，近年以來，因國家儲蓄委員會(National Savings Committee)建築協會及其他機關努力鼓勵之故，固非無相當之成績，然其所儲蓄者，大抵變爲儲蓄券(Saving Certificate)或投於其他指定之用途，未能自由運用以振興種種新事業，而使國家之企業有進步之望也。

不惟此也，儲蓄既非人人所能，且人人皆覺其艱，而同時英國之第一流經濟學家欽斯氏(M. Keynes)復斥之爲失業原因之一。按欽斯氏在今日英國之經濟學界中，聲譽之隆，無與倫比，而其對於吾英一九二五年之恢復金本位，及對德之賠款問題所持卓見，尤非一般人士所能及；乃其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在無線電臺之播音演說，竟謂：「倘君節省五先令者，則國中將有一個工人失業一日。」則儲蓄觀念之不易爲人所了解，從可知矣。

夫使欽斯之說果爲不誤，則當此失業問題極度緊張之時，儲蓄之舉誠有不足爲訓者。惟吾人亦不難於欽斯他處之言論中，覓出其曾有「欲於近代之經濟制度下，恢復工商，救濟失業，似非儲蓄不可」之言。且使儲蓄二字果指藏金於窖而言，則欽斯之說自不爲無見。蓋惟吾人肯耗費金錢，

而後乃使工人有工可作，否則使吾人窖藏現金，如各國人民因受政治及金融紊亂之影響之所爲者，則失業人數自非增加不可。抑在今日工商蕭條之情況下，使吾人存款於銀行，吾人亦斷難確定其必能經銀行之手，而流入工商之途，俾工人求工之機會可以增加，反之，其結果或且不如耗費金錢於奢侈品方面。蓋銀行必俟有人借款時，而後可以將款放出，而當利潤微薄，工商蕭條之候，借款者亦必裹足不前也。願使吾人能以儲蓄之款投入工商之途，則其結果殆未有不足以恢復企業增加工作者。

蓋當吾人投資之時，吾人之金錢勢必入於政府或其他公共機關之手，以供其興辦種種公共之事業，或清償種種滿期之債務。使其爲興辦事業之用也，則工人工作之機會自必增加；使其爲清償債務之用也，則國中工業之負擔，勢必低減。此外吾人亦有投資於種種證券方面者。關於此點，吾人之舉動亦有數種影響：使發行證券者，有錢可用，因而減少失業之人數，一也；使證券之市價高漲，因而減低放款之利率，二也；使金融界感覺投資之踴躍，因能以更爲實際之精神，重振國際之投資市場，三也。

關於重振國際投資市場之重要，吾人可以欽斯之言爲證。欽斯於播音演講數星期後，又謂：「國際貿易與世界金融之活動，全恃全體債權國家對於全體債務國家之繼續借款。」當大戰未曾發生之時，世界商業極爲穩定，人類之物質幸福大有改進之望，英國及其他債權國家每年借出之款，幾達三四萬萬鎊。因之此分散於全世界之巨額購買力，乃能鼓勵債權國家及債務國家之發展，並增加工人受僱之機會。及大戰發生，此種情形乃從未恢復，而自一九二九年以後，因政治問題之糾紛，及美國投機之失敗，所謂國際金融乃更爲枯竭。故欽斯又謂：「使吾人欲避免巨災，即必須有一二國家繼續借貸。」夫使吾人既有一二巨災，如鎊價慘跌之類，則欲免其他巨災之繼續發生，自非使國際之資本市場重新活動不可。然吾人除非能努力儲蓄，即萬難繼續爲國外之投資也。

使國際之資本市場能重新活動，則必有若干偉大之工作可以進行，如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泰晤士報巴黎通訊所述歐洲合作委員會（Committee of European Cooperation）所建議之計劃卽爲一例。據該委員會開發東歐之十五年計劃，歐洲於發展鐵路及道路之後，除可供數萬工人以可靠之工作外，并可使今日與世界市場幾相隔絕之六十萬農民，有與國際之生產中心

互相接觸之機會。然而使吾人不努力儲蓄，此偉大之工作，又將何所取資乎。

或謂今日世界各處之債務，多愆期清償，而政治風雲亦變幻靡定，則在此情形之下，而言對外投資，實至爲危險。關於此點吾人姑不必與之深辯，祇須告以國內亦有充分之機會，可以投資，卽爲已足。蓋使吾人能投資於最穩固之途，如政府債券之類，則此種債券之價格，卽可無形促進，而政府亦不難將巨額之戰債，化成低息之債券，俾使今日所需負擔二萬九千萬鎊之利息，可以漸漸減少。同時政府債券既已增價，則其他第二等之債券，如市政府之債票等，亦勢必隨之增價，其結果必可使企業家能以較爲有利之條件及較低之利率而發行新債券焉。

夫今日各種偉大之計劃所以每難實現者，皆以資本過昂之故，今使資本利息能較爲減低，則各種計劃卽不難有觀成之望，故欽斯最近所發表之世界之失業問題 (Unemployment as a World Problem) 一書（卽其於一九三一年七月在芝加哥大學之演詞）中，曾曰：「如利率能有充分之變遷，則凡在今日利率下所不能興辦之事業，必可一一實現。例如當利率爲五釐之時，當無人相信鐵路之電化制度可以行之有利。及其降至四釐半也，則熱心改良者，卽願開始進行；如再

能降至四釐以至三釐半，則國人當無一不願電化制度之實現矣。其他事業之有關於資本利率之高低，亦何莫不然。」

使利率減低，各種偉大事業可以實現，則社會上對於勞動及原料之需要增加，則工人受僱之機會自必步步進展。然則今使吾人能努力儲蓄，以供投資，俾使資本充盈，利率減少，各種偉大之事業可以實行，污穢不潔之市鎮可以改造，則居民之生活必能因而促進，公共之財政必能因而充裕，而市民之負擔亦必能因而減少也。

欽斯於上述之播音演講（即謂吾人如節省五先令，則必有一個工人失業一日者）中，又謂：「彼寧拆毀南倫敦之全部，自韋斯敏斯德（Westminster）以至格林維基（Greenwich），而後即於該處，即工作場所之附近，建造美麗之房屋，供以一切近代之設備，以居較今日更多之人口，同時并以數百畝之曠地，設立公園及公共場所，以娛居民之身心，并為近代文明之紀念。則其所予工人工作之機會豈不多歟？」

惟凡此計劃除非有人供給金錢，即萬難實現，則由此觀之，此斥責儲蓄足以增加失業現象之

大經濟學家，固亦有時贊成人民之儲蓄也。蓋吾人如能儲蓄，則政府當局即有充分之資本，可供其興辦偉大之事業，促進市場之活動，并增加人民對於貨物及勞役之需要，同時因購買力增加及分散之故，世界市場亦當完全恢復，工人生活亦可無形促進，而貧窮現象亦可漸漸消滅焉。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339.....
5450

登錄號數.....01617.....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社會科學
小叢書

貧窮與浪費一冊

(38372)

Poverty and Waste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

本館減去

原著者

Hartley Withers

譯述者

于樹生

主編者

何炳麟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五〇六六上

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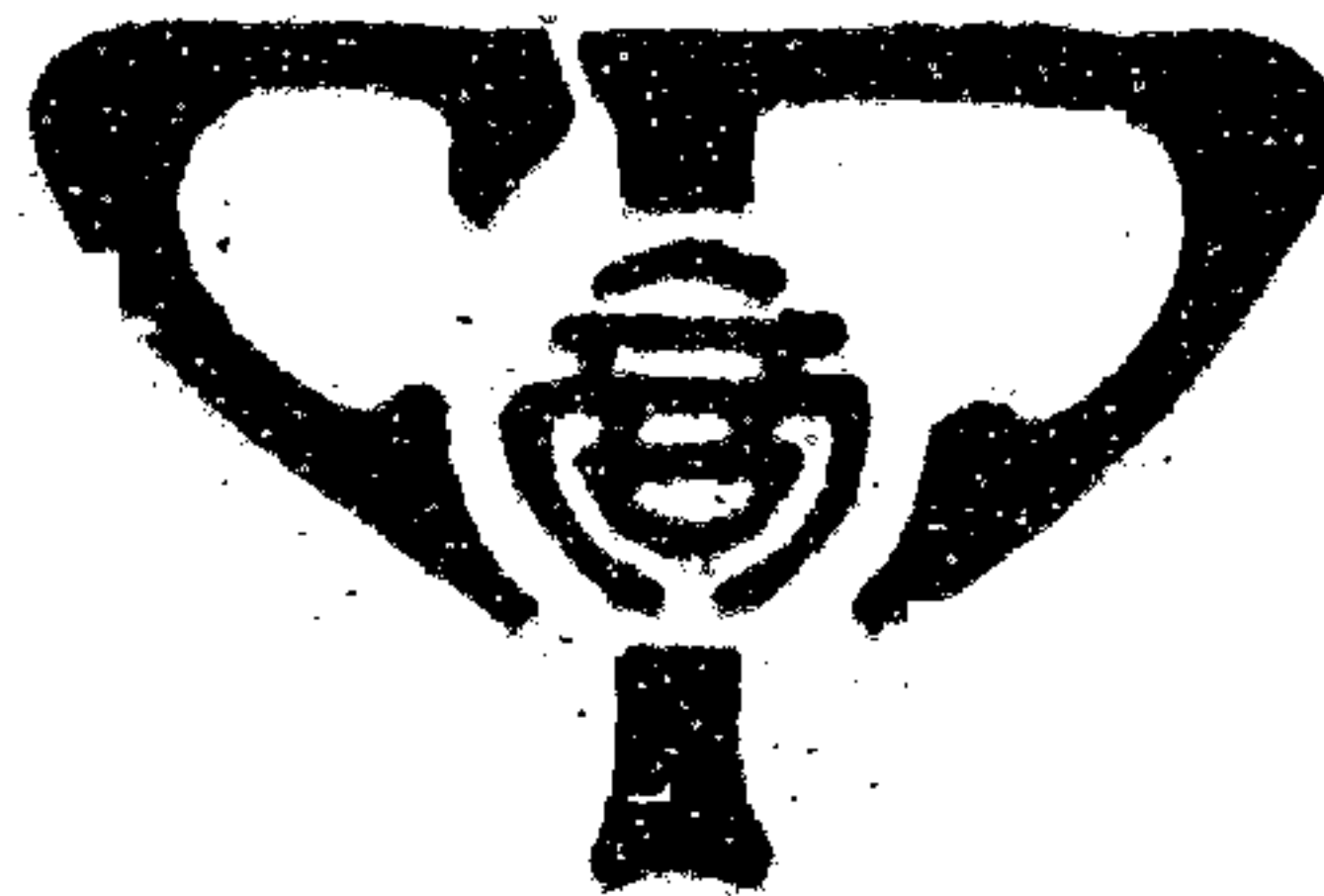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直證字號八二二

價三分

(本書校對者章德宜)

65
264,44

+



551.8
310
2